

欽欽新書

四

欽欽新書目次

第十卷 擬律差例二

嬉戲之宥二條乘肩 戲刀

威逼之懲五條縛鎖 勒傷 嚇騙二 乞丐相縛

復雪之原三條父仇 母姦 義父

卑幼之殘十四條女姦 妹姦 堂侄女 族姦二 妻 弟妻 子 大功弟

總婦三 前總

尊長之死十四條叔父 四叔 母 兄嫂 二族叔 神 堂叔 族 兄

族 弟 母 僚 母

衛尊之犯八條叔父 毆兄 二 承兄 救毆兄 毆兄 承二 祖 母 命 棺

第十一卷 擬律差例三

弑逆之變十五條 父死 母死 繼母 淫 夫死

殺夫二 姦殺夫三 室女二

仇儷之戕十八條 姦殺二 產殺二 淫殺 姦殺 繼妻 虐 未嫁

賣姦 姦妾 姦 忤舅 忤姑 妻逃 不隱惡 未婚妻

姦淫之殪十二條 姦夫 姦婦 姦夫 姦婦 姦夫 姦婦 姦夫 姦婦 姦夫 姦婦 姦夫 姦婦

淫尼

第十二卷 擬律差例四

姦淫之殃七條 姦子 姦妻 二 母女 姑婦 夫黨 姦姦

強暴之虐十二條 姦殺 姦強 姦強 姦強 姦強 姦強 姦強 姦強 姦強 姦強 姦強 姦強

騙盜之害十二條

銀兩背友

牛隻財

搶牛索債

偷魚借貸

銀錢 受贓 索雇

多命之殲四條

二十餘口

三十口

兩家互

奴婢之擅三條

雇奴

族婢

族奴

師弟之核三條

僧師姦

僧徒

暫學

邪妄之誅二條

抹生

人贖

私和之禁二條

兄弟

保甲

辜限之展二條

百日之外

器刃之別

其十 卷之三 終

成道之元十五條

軍部之界之部五十二條

陸路之部之部五十二條

海路之部之部五十二條

兩部之部之部五十二條

對部之部之部五十二條

其十 卷之三 終

其十 卷之三 終

其十 卷之三 終

欽欽新書卷之十

劉水 丁鏞輯

擬律差例二

嬉戲之宥

東有為戲囑令行走誤致倒地致死
嘉慶

四川民王學溥與謝譜修戲耍致謝譜修跌傷身死一案
查律載因戲以堪殺人之事為戲而殺人者以鬪殺論若
過失殺人者準鬪殺罪依律收贖註云過失殺謂耳目所
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者皆準鬪殺
罪收贖等語此案王學溥因謝譜修站立肩上有上囑令行走
戲耍該犯聽從起走謝譜修站立不穩仰跌倒地磕傷腦

後等處身死將王學溥依戲殺律擬絞監候具題

詳核

案情謝譜修站立王學溥肩上行走戲耍並非堪以殺人
事且起步行走係聽從謝譜修所囑並非該犯起意其為
初無害人之意更屬顯然正與過失殺律註內稱思慮所
不到之意相符王學溥應改依過失殺人律準聞殺罪杖
贖奉旨依議欽此

嬉戲之宥

持刀

乾隆

演戲

方其

掠轉

誤中

傍人

致死

浙江案查童樺神棍拋刀雖近乎戲但以刀打棍尚非堪
以殺人之事親身比較殊與戲殺不同今祝與發持刀拋
掠志在拋中將刀演試無暇傍顧不期掠轉之時適姚元

寶拾菜立起之際以致刀口挫傷姚元寶腦後身死實出無心與過失殺之律相符

威逼之懲

威力縛鎖遂以凍餓致命

乾隆

江蘇民金勝章因王武京拖欠舊租令家人鎖押索還以

致受寒瘁斃此照用強毆打威逼自盡例擬軍

遠地充軍部駁

金勝章以欠租細事輒將佃戶王武京拴鎖拘押情形殊

屬強暴正與威力制縛之本律相符且王武京被鎖在船

因隆冬凍餓交迫以致殞命原驗屍格稱係生前受凍身

死並無自盡實跡豈可捨威力制縛因而致死之正條牽

引威逼自盡之比例

威逼之懲

威力縛拴遂以勒傷致命

乾隆

浙江沈文昇本屬良民沈其生疑賊拴吊律以威力制縛夫復何詞沈文昇頭項既被拴住兩手連臂又綑於柱上彼時文昇身體手足已不能自出則其身往下矧勒傷身死實由被縛力不能支豈得謂之自盡是沈文昇雖非死於毆實死於縛正與威力制縛人致死律意相符該撫將沈其生照因事用強毆打例擬軍實屬輕縱且拘泥例內其人自盡不可以致死之罪加之止照所傷擬罪之文遂舍因而致死本律於不問而反引主使毆打之例亦屬誤會將沈其生改依威力制縛因而致死律擬絞○按疑其

為賊而縛之則似與因私制縛者不同

威逼之懲

為童偷花自欲致死

鄰家奸人

嚇騙財物使其受

江蘇民蕭月家內被竊有郭文元因知有陳六之子節郎曾有拔取蕭月收丹花之事遂欺陳六鄉愚向其誣竊四訴陳六喚伊子質明並未行竊郭文元聲言領送銀十而否則報官陳六以被誣四訴皆由節郎收丹花之故逞醉挾忿追內砍傷伊子身死查節郎並未行竊郭文元乘機圖許致陳六將子砍死情殊可惡但衅雖啓於郭文元而死究由於父殺未便照誣告之人致死律擬抵合依兇惡棍徒例充軍

威逼之懲

瘋癲自刎致死

野苑奸人

附詳

決其凡

廣東民譚聚顯之弟譚亞其素有瘋病拙鎖逃出猝患中

風死在梁懿公田傍何亞顯串同張阿順冒差

冒稱官差

嚇詐

銀兩嫖娼勒添逼索致譚聚顯氣忿自刎殞命為首之何

亞顯依衙門蠹役

奸蠹之官屬

嚇詐致斃人命例擬絞監候張

阿順為從減等杖流

威逼之懲

乞丐自相縋縛因傷致死

乾隆

直隸開州民孫起得因被同伴乞丐張九欺辱商同丐伴

王三將張九縋縛挖出其雙目因傷身死以該犯雖無威

可畏但商○同縋縛與制縛拷打情事無異依威力制縛

人拷打致死絞監候律

復雪之原

為父報仇並殺仇人之母與子一家三命嘉慶

陝西民曹得華等謀殺陳東海一家三命將曹得華之擬凌遲處死一案詳核案情曹得華因伊父曹金陵被陳東海鬪毆殺死陳東海擬抵減等遇赦釋回後曹得華蓄意報仇商同蘇良龍等將陳東海連戮斃命陳東海之母吳氏攜孫陳黑子揆聽陳東海下落從曹得華門首經過曹得華瞥見慮其查出報官復商同蘇良龍將陳吳氏陳黑子砍毆滾溝同時殞命此案曹得華為父報仇若僅將陳東海殺害而止則照律定擬尚可入于緩決永遠監禁今

因殺死仇人之母子總計一家三命問擬凌遲固屬照例辦理
惟是曹得華究因為父報仇情節遂致處以極刑亦覺
過重曹得華著從寬即行處斬其家屬並免發遣除蘇良
龍葉經病故外曹子全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復雪之原

母著姦自縊死其子竟殺奸夫

乾隆

河南民亢萬全之母余氏與楊泳通姦懷孕著愧自縊未
經報官楊泳係例應擬徒之罪人亢萬全積限十年一朝
殺訖寔屬出自義忿與別項謀殺不同應比照親屬捉姦
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例絞候○按秋官朝
士云凡報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此云未經報官者不書

於士也。且其女與被和姦，則雖其後也，悔至於自殺，不可便以殺女之讐比照同議也。

復雪之原

義文被砍於人，義子截其人而皆致死。乾隆

山東樂昌縣民劉孝先被劉恭砍傷身死。劉孝先義子劉小用見義父受傷，截傷劉恭身死。查劉恭砍傷劉孝先身死，律應擬抵。劉小用係劉孝先義子，義文母服制圖內並未開載，未便以有服親屬論。但劉小用係劉孝先自幼契買娶妻恩養，亦有年所，未便謂其並非劉孝先。此照西家互毆致斃二命，其律應擬抵之正亮被無服親屬毆死，將毆死之人杖一百，流三十里，例追埋殮。

銀二十兩○按為其義父以戳報欣畢竟兩斃其罪恐不
至流

卑幼之殘

父捉女姦直於姦所斃殺

嘉慶

四川灌縣民周濠姦拐李二姊同逃佃房姦宿寔屬姦所
李二姊之父李世楷姦所獲奸登時將李二姊毆斃例得
與本夫同科周濠擬絞監候李世楷擬杖經部議改李世
楷係父捉女姦毋庸擬杖奉旨李二姊既經犯姦即係有
罪之人李世楷將伊女毆斃係出於義憤尚有何罪不應
以杖罪科斷

卑幼之殘

兄捉妹姦直於室中勒殺

乾隆

刑部審擬達隆阿因伊妹八妞室女也與春格通姦將八妞

勒斃並驗明八妞實已破身一案查八妞係達隆阿胞妹
服屬期親伊父母俱故後帶領同去擇配本有管束之責
今聞奸殺死雖例內並無胞兄因姦殺妹治罪明文但已
犯姦玷辱其兄家門與妻犯姦致傷本夫顏面同為切已
之痛則殺由義憤自應照本夫之例定擬

卑幼之殘

堂姪女淫亂被堂叔勒殺

乾隆

直隸民史邦俊再從堂弟史鐸之女嫁與焦五為妻焦五
物故史氏私與夫兄焦文科成婚史鐸遂與伊女斷絕往
來迨焦文科赴關東覓食史氏患病無依赴溫祥家偕居

溫祥告知史邦俊邦俊扶歸理責史氏反肆頂撞至晚史邦俊憶及史氏驚倫傷化輒萌殺機攜繩至史氏房內套項拉勒殞命將史邦俊照律擬斬聲明史氏驚倫傷化原屬應死之人與無故致死卑幼者不同附請減流題准免死完結

卑幼之殘

族人乾隆

通姦已妻已家姦並殺三命

直隸新樂縣民蘓得富殺死蘓騰兒蘓進才蘓四兒一案查此案蘓得富因無服族兄蘓騰兒與伊妻李氏通姦並蘓騰兒之堂弟蘓進才調戲伊妻該犯查知起意殺害嗣蘓四兒與蘓進才在伊對門赤身儻卧前往理斥蘓進才

語含醜詆蘓四兒隨同譏誚該犯忿恨莫遏乘蘓騰兒睡熟攜帶槍刀將蘓騰兒蘓四兒蘓進才先後砍斃此三人雖係一家但蘓騰兒係屬姦夫蘓進才係調姦罪人該犯殺由義忿固未便依殺一家三人律問擬依係屬擅殺罪人律止絞候其將並未調姦之蘓四兒一併殺死自應依律以謀殺平人從重論蘓得富應改依斬監候但該犯既向伊妻盤出姦情輒敢逞忿一時連殺三命害及無辜情節較重應請旨正法蘓李氏訊非同謀其先與蘓騰兒通姦恐伊夫知覺即行拒絕並將蘓進才調戲之處告知尚有畏懼悔過之心仍科姦罪

昇幼之殘

乾隆

強姦已妻未成令妻毒殺侄族

直隸磁州民張國安因總麻服侄張三林子強姦伊妻蘭氏未成起意謀害逼令蘭氏將信毒放入張三林子磨麪內以致張三林子並幼女均食麪毒斃一案查張三林子強姦蘭氏本屬有罪之人張國安蓄意欲殺者僅止一命幼女係誤毒致斃且與該犯並無服制張國安除毒死張三林子係屬擅殺罪人不議外照謀殺人而誤殺傍人以故殺論擬斬蘭氏聽從伊夫毒死二命寔因張國安屢次毆責並持刀嚇逼所致其情亦有可原應於張國安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收贖

卑幼之殘

強姦族弟之妻不久戕傷致死

嘉慶

四川長壽縣民楊文仲強姦總麻服弟楊文榜之妻黃氏不從將黃氏戕傷身死刑部因例無明文即照凡人強姦本婦立時殺死例定擬斬決但思該犯與楊文榜係總麻兄弟若同凡人一律定擬未免無所區別楊文仲著即處斬梟示以昭炯戒並載八刑部則例餘依議欽此

卑幼之殘

調姦胞弟之妻不久傷致死

乾隆

陝西民余德法兩次調姦伊童養弟婦王氏已干內亂之條繼因毆詈伊弟余明娃王氏向前救護復被毆打其因姦懷忿情事顯然迨王氏歸告伊父欲與講理該犯忿極

起意殺死持刀連扎王氏耳根立時斃命核其情節亂倫謀命淫兇已極應照強姦不從將本婦立時殺死者擬斬立決王氏旌表

卑幼之殘

以私忿殺子並殺其妻又殺喊救之人

直隸民牛新挾嫌謀殺胞弟牛華弟妻榮氏姪牛三兒一家三命復將喊拿之鄰佑楊泥子砍死楊起隆復被砍傷請將牛新化照殺死一家非死罪三命律凌遲處死先行刺字請旨定奪其妻子仍免緣坐等語此案牛新謀殺胞弟牛華因牛華聽信其妻榮氏排唆唆通分家並欲牛新連夜出屋因此肇衅是牛華亦屬不悌之人牛新懷恨挾

孀計圖洩忿先將其胞弟牛華砍死次砍其胞弟之妻榮氏致死繼又砍其胞姪牛三兒致死復因鄰人楊泥子聞喊趨至恐難脫身起意一併砍死牛新砍死多命兇橫已極問以凌遲尚何足惜惟所殺一家三命分屬卑幼若凌遲處死設所殺三命中有該犯尊長在內其罪亦難以復加且與實在殺死凡人一家三命者無別牛新著改為斬決梟示牛新既不應問以凌遲則伊妻亦自不應緣坐嗣後有殺死一家三命之案其被殺三人分屬卑幼者應即照此辨理○按律例殺其親屬之罪輕於殺凡人者謂罪在應死而尊屬擅殺者也若此案者其罪宜照凡人相殺

更加一等而每引律以從輕恐非先王之至理也

卑幼之殘

毆斃大功弟圖賴他人之財

乾隆

廣東民黃添松因欲圖詐陳錦文銀錢起意將大功服弟黃惡長誘至僻處毆斃移屍圖詐核其所犯乃係圖詐他人之財謀殺卑幼並非攬卑幼之財而戕害卑幼之命亦非因盜因姦而殺準請定辟自應仍依服制科罪即使情節兇殘將該犯八折秋審情寔亦足蔽辜未便照平人一例辦理將黃添松改依故殺大功弟律絞候○按謀財害命在他人尚可從輕在親屬尤覺兇殘照平人律加等可也豈可減等於平人乎尊長殺卑幼從輕者謂情有可原

也殺吾親屬圖賴他財者豈可用本律而止乎此擬非也

卑幼之殘

截殺大功弟圖取其家之財

嘉慶

四川署州民邵允仲圖財謀殺大功服弟邵允谷查律載有服尊長殺死卑幼如係圖謀財產悉照平人之例辦理不得復依服制寬減此案邵允仲圖財用刀戳斃合依圖財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者擬斬立決

卑幼之殘

姑婆以微罪殺媳婦

乾隆

湖南民婦王黎氏因媳資氏偷喫冷食輒用繩綑縛兩手令跪一夜迨資氏兩膝跪傷不能即起該氏用拳怒戳已屬有心磨劫復因資氏哭喊用燒紅鐵鉗鐵鉗毆烙眉叢

致斃其命更為非法殘酷所得流罪不准納贖照擬發配

卑幼之殘

姑婆以非理

媳婦

乾隆

安徽民婦龔汪氏以姑殺媳與凡人鬪殺不同其持擔趕

毆汪炳玉

姑黨

尚因護媳起見並無義絕之情至平素之

非理毆打據驗俱係舊痕與本案無涉龔汪氏自應按照

本律定擬乃以龔汪氏平素訓責石氏驗有指燒疤痕即

謂其情義已絕遽將龔汪氏依凡人論擬以絞候情罪不

符駁改合依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律滿徒杖贖

卑幼之殘

姑令

媳婦

責奸不從

絕食毆逼

自縊以

上諭張周氏逼令伊媳馮氏賣姦圖利因馮氏堅執不從

時加磨折並毆傷左右肱肘致馮氏被逼情急投繯自盡
情節甚屬可惡為翁姑者教訓其媳勉以貞潔自矢方不
媿為尊長之道今張周氏致令伊媳賣姦已屬無耻又因
其守節不從輒行關閉樓房不給飲食挫磨毆逼以致斃
命殊出情理之外是其恩義已絕即當以凡論與尋常尊
長致死卑幼者不同此以不嚴加懲治何以風節烈而儆
淫兇馮氏照例旌表張周氏著即改為絞監候庶使淫惡
無恥之徒知所儆畏以示朕明刑弼教之意欽此

卑幼之殘

改嫁之姑毆同居前媳婦致死

乾隆

江西會昌縣民婦曾氏改嫁後為前夫之子彭沐度娶鄒

氏為妻後因鄒氏懶迨曾氏將鄒氏毆傷致死一案查曾氏已經再嫁其子降服杖期鄒氏雖係曾氏聘娶同居未便與子婦同論姑婦為改嫁之服圖不載唯妻妾罵故夫父母律註內載子孫之婦罵已改嫁之親姑與罵夫期親尊屬同今曾氏似應以期親科斷凡期親尊屬毆卑幼之婦致死故殺亦絞擬絞監候

尊長之犯

謀毒叔父下藥並誤殺親姑親姊

嘉

山東民梁王太挾嫌商同鋪夥干鳳來毒死胞叔梁文奎並誤斃親姑馬梁氏胞妹梁舉姐一案查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凌遲處死等語梁王大意在毒死胞叔梁文奎

一人其誤行毒斃期親胞妹依故殺罪止絞候又誤毒出嫁姑母至死罪止擬斬其毒斃胞叔合依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死恭請王命將該犯綁赴市曹

于鳳來與死者均屬外人惟該犯聽從梁王太只欲毒死梁文奎一命其馬梁氏舉姐誤食身死非該犯意料所及與有心致死三命者稍殊依謀殺加功本律問擬奉旨梁王太挾嫌與舖夥于鳳來商謀用藥毒死胞叔梁文奎于鳳來亦恨梁文奎屢次打鬧隨即應允代買毒藥攪和麪餅致令梁文奎毒斃命並誤毒二命其情罪較重依

律擬絞

尊長之犯

逆

含叔父持刀自砍欲改嫁叔母乾

陝西民李振自幼父女俱故為伊叔李見才撫養長成李

見才患病垂危囑其侍養宋氏

見才妻

勿令再醮李見才故

後宋氏輒欲改嫁李振若勸不從訪有傳天倉遣媒探問

宋氏應允李振以宋氏背囑爭嚷宋氏聲言不令改嫁除

非殺死

則言殺我

嫁

李振以宋氏改嫁有傷叔臉難以見叔因

思不如兩人同死遂取桌上小刀連打宋氏心坎等處復

用刀自打肚腹倒地宋氏傷重殞命○九鄉會議查宋

氏為李見才之妻李振原以義合今宋親兄

傳姓則與伊夫李見才恩義已絕李振痛負遺囑勸阻

不從因之憤不欲生務必兩人○同死以報伊叔于地下
是李振扎傷宋氏即行自扎寔由義忿所致與尋常謀死
期親尊長者不同若按律凌遲情有可憫應將李振量從
末減改為斬立決等因奉旨李振改為監候秋後處決

尊長之犯

挾嫌圖財砍總麻叔刀傷致死

嘉慶

海疆民蘓光居係蘓廷玉總麻服侄因口角微嫌輒圖泄
忿並敢起意殺死蘓廷玉令長房絕嗣佔其產業于黑夜
誘至荒僻地面用刀連砍至重傷五處之多立時斃命兇
惡已極該犯案有服卑幼圖財謀殺尊長之例自應斬決
梟示況海疆重地有此不法情事尤當速正典刑以肅法

紀何必拘泥請旨以致兇犯日久稽誅蘓光居著即處斬
照例梟示

尊長之犯

養漢醜詬罵堂叔母著忿自死

乾隆

廣東保昌縣民李成高以女人養漢之語辱罵小功耶孀
馬氏致氏著忿自盡一案將李成高照逼迫小功尊長致
死律杖一百徒三年經部改擬照村野遇民出語褻狎本
婦一聞穢語即便輕生例杖一百流三十里該犯出言犯
尊與平人不同加等蔑遠充軍

尊長之犯

兄被弟毆家長不治著忿自盡以死

乾隆

江蘓民陳廷祥與胞兄陳廷正同居共爨陳廷祥向兄討

還借穿衣褲陳廷正不允將褲扯破陳廷祥遂拾柴條毆傷陳廷正頂心陳廷正往訴家長陳台松以其傷輕禮屈且值元宵許于次早處治陳廷正立逼不回陳台松斥其無理將陳廷正推出門外詎陳廷正抱忿歸家輒萌短見自縊殞命查陳廷正因家長斥責忿激自盡並非陳廷祥逼迫所致但被家長斥逐究因伊弟毆傷查律例並無弟毆胞兄致縊無威逼情事作何治罪明文照弟毆胞兄傷律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按以弟毆兄致兄自死此擬似輕

尊長之犯

乾兄被隆

弟弟旁人勸開舊病復發以死

直隸祁州民周三狗被胞伯周貴臣陵住肩甲用手遮護
以致指甲誤將周貴臣項頸劃傷勸開後周貴臣因爭
吵氣噎舊病復發當即殞命查周三狗指甲劃傷周
貴臣項頸實因負痛用手遮護所致與有心干犯不同而
周貴臣氣噎斃命自行忿激舊病復發所致並非周三
狗有逼迫情狀若照逼迫期親致死擬以縲首實屬情
罪不符相應按照本律問擬周三狗依姪毆期伯叔傷者
杖一百流三千里

尊長之犯

病兄未死順意買砒致其兄服毒以死

直隸民楊文萬因伊兄楊文采病魔難受聽從買砒致伊

兄自食斃命刑部按律將楊文萬問擬凌遲處死仍以該
犯與遲兇謀死者不同請旨定奪朕詳閱案情楊文米因
病磨尋死向伊弟楊文萬催追買砒未經應允乃欲自搭
咽喉冀圖開死楊文米自尋短見如欲以金刃自戕楊文萬
自當慮其傷命今僅以手搭咽喉不過一時赫迫何致殞
命且伊即被迫無奈欲借以安慰伊兄之心何妨以他藥
假稱砒石則伊兄服食亦不至牽爾戕生乃聽從買砒
叔存枕下以致伊兄乘間取服意致不救楊文萬兄弟並
無財產妻室不致有謀斃別情但楊文萬本係出外營
生或因待奉其兄病久見其有尋死之心即曲意順從亦未

可定事無指證原供僅據該犯一面之詞若竟照從前陳氏
被伊姑張羅氏誑令取砒服毒一案改問斬候兩案情
節不同罪疑惟輕楊文萬著改為絞立決餘依議欽此

尊長之犯

謀毒兄嫂不意胞兄同食兄獨致死
嘉慶

貴州湄潭縣客民敖茂文欲毒伊嫂李氏以致誤將胞兄
敖茂順毒死刑部議照該撫原題問擬凌遲但細核情節
該犯因伊嫂李氏平日挑唆伊兄不時將伊訓責懷恨于心乘
其患病獨自吃粥是以趁便下毒敖茂順回家同吃恃該
犯業已出門迨該犯回家始知伊兄誤被毒斃痛恨無
及向伊次兄敖茂恭哭泣跪訴據寔承認不諱敖茂恭

同將李氏等解校平復是該犯于誤毒伊兄死後尚知悔

同將李氏等解校平復是該犯于誤毒伊兄死後尚知悔
恨自行承認稍有一綫可原教茂文著從寬改為斬立決

尊長之犯

謀毒
嘉慶

兄

嫂

不意

姪

婦

同

食

均皆不死

山東濟寧州人韓文林止圖謀害趙氏一人不期張氏同
食一並中毒委無毒害全家情事韓文林因伊嫂勒令分
爨並誣賴伊妻偷竊之嫌輒起意謀害下毒粥內以致趙
氏姑媳中毒嘔吐即與已傷無異自應按照問擬韓趙氏
係該犯胞兄之妻傷而不死雖律應加等但該犯罪應擬
絞無可復加韓文林又謀毒期親姪媳張氏未死罪止擬
流合依謀殺人傷而不死造意者絞律絞候

尊長之犯

以私忿殺兄嫂胞姪及其雇奴等四命
嘉慶

山東濟陽縣民安成舉因與胞兄安成燕之妻劉氏不睦起意致死于三月十九日夜攜刀潛入劉氏房內砍傷劉氏倒坑將燈碰滅恐其不死信手亂砍誤傷胞侄安路子當欲走出復被胞姪女允姐拉住喊叫安成舉復用刀砍其左額顱時工人馮長寔安成燕聞喊先後走至捉拿安成舉用刀砍傷馮長寔額顱等處併戳傷俱各先後身死一案查安舉殺死親嫂及其子女雇工一家四命內劉氏之子女係該犯期親卑幼但劉氏與其工人均已至死應同凡論查定例殺死期親卑幼一家四命內有兩人係

屬凡人自應即同殺死凡人一家非死罪四命例後遲處

屬凡人自應即同殺死凡人一家非死罪四命例陵遲處
死恭請王命即行正法該犯有妻王氏並幼女均發伊犁
安插財產斷付伊兄管業奉硃批刑部知道欽此

尊長之犯

乾隆

姊私產被弟桂推又產一孩而死

四川人李開甲至寡姊黃李氏家與李氏夫弟黃在仲
同宿是夜李氏私產一女自行取鋤打死李開甲等聞聲
進視見李氏俯立牀邊下體光赤李開甲促其就寢李氏
不顧李開甲以黃在仲現在門外耳目逼近情狀難堪
羞忿無措而伊姊赤身又不便近前撓扶隨奪鋤拄推
李氏上牀不意失手致傷腰眼李氏仆跌受傷又產一女

旋即殞命李氏之姑呂氏奔視將女娃失脚踣斃私埋寢
息經縣訪聞將李開甲依毆胞姊致死律擬斬決呂氏
依過失殺人收贖私和之黃雲著等分別笞杖○部議李
開甲見姊私產著急難堪推令就寢並無毆打情事其時
尚有一胎未產因傷震動身死亦非李開甲意料所及擬
以斬決聲請未減即屬未協呂氏將媳姦生之女誤行踣
斃黃雲著恐露醜聲私埋寢息擬以收贖杖笞均未胎合駁
改將李開甲依過失殺胞姊律擬徒呂氏勿論黃雲著等
先已折責應無庸議

尊長之犯

行竊族兄之家北傷族兄之助致死

河南葉縣民杜老刀起意納同夥向總麻服兄杜景華家
行竊已屬不法迨杜景華追捕時該犯輒用刀嚇戮多傷
復因杜景華扭住不放情急圖脫將杜景華扎傷左肋倒
地殞命尤屬兇惡刑部問擬斬候固屬按律辦理但該犯
先經犯竊復拒傷總麻服兄身死案照服制將來秋審時
亦必予勾毋庸久羈囹圄杜老刀著即處斬餘依議

尊長之犯

乾隆

族弟之妻敬忿族弟之母致死

湖南民楊濱與總麻服弟楊澤之妻王氏通姦先被楊澤
撞遇闕破禁絕來往後楊濱與王氏相遇于田坎又欲行
姦楊澤往捉楊濱拒捕毆傷楊澤倒地經楊澤之父楊啓

和母曹氏往捉楊濱復又逞兇拒毆多傷曹氏忿極不堪嘗
氏夜往投戶族以致失足跌水溺斃是曹氏之死實由楊
濱因姦拒捕連毆三人威逼窘辱所致楊濱合照因姦威
逼人致死律擬斬監候

尊長之犯

僚妻之子毆傷僚母自縊以死

乾隆

正白旗滿州輕車都尉喀寧阿毆傷庶母任氏致令自縊
身死擬發黑龍江當差所辦大錯喀寧阿係伊父四十一
長妾王氏所生亦妾所生非嫡子也即嫡子亦不能如此
犯論任氏乃四十一之次妾曾生女二姐年已長大即係
喀寧阿同類一庶母乃任氏向其索製錦襦既不給與輒

敢拳打腳踢致仕氏受傷後遂氣忿自縊喀寧阿竟屬陵
辱庶母致令輕生自應問擬抵償何得本引毆傷父妾之
例僅擬戮黑龍江寔為寬縱喀寧阿著改為應絞監候入
於情實

衛尊之犯

父被揀按子救父難毆傷不孝凡致死
嘉慶

直隸民王仲貴毆傷胞兄王仲香身死一案聲明倫紀攸
關將王仲貴依律處斬立決細閱本內情節王仲香調戲
伊弟之妻張氏欲圖強姦已屬亂倫傷化迨經伊父王尚
才斥罵不服將伊父揀倒欲毆尤屬目無法紀及伊弟王
仲貴聞聲趨救王仲香竟欲與伊父拚命兇惡已極伊父

王尚才忿極囑令王仲貴毆打王仲貴央求不允並聲言
如不代毆即欲尋死王仲貴無奈隨用石毆傷王仲香額
顱殞命是王仲香溜兇殘忍種種蔑倫所犯應死之罪不
一而足及王尚才喝令王仲貴毆打伊兄復經王仲貴代
為央求尚有不忍致死其兄之心因王尚才不允王仲貴
始用石毆傷致斃迴非呈兇干犯可比乃刑部照原題于
奉父命毆死蔑倫之胞兄者仍依第毆兄致死本律擬斬
立決殊失情理之平且與維持風化之義未協所有王仲
貴一犯即改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必再交九卿核議副
後遇有此等死者自犯蔑倫之案著刑部即行核議奏明

請旨減等著為令欽此○按承父命可也用石毆頭不可若用棒杖打其下體致死則何罪之有此案宜分別○此情

衛尊之犯

父被嘉慶

網縛

子救父

難

毆傷

小功

兄

致死

四川巴縣民劉恪之子劉仁沛同弟劉仁浩在田收割劉大模地畧相連劉大模酒後路遇心疑偷割打開劉仁沛等將伊

劉大模

網縛

欲毆

劉仁源

大模子

瞥見

伊父

被網

情急

點放携帶鐵銃希圖嚇退致傷劉仁沛殞命劉仁沛係劉仁源小功服兄將劉仁源依律問擬斬決刑部核題議覆業經降旨以劉仁源救父情功適傷劉仁沛身死並無必

欲致死之心從寬改為斬候今據劉恪所控伊子劉仁沛受傷斃命緣由則係劉大模等謀產不遂執持烏銃木棒向劉仁沛打開點放斃命並稱鎗傷三十二銖子透內棒傷右耳門兩目突出又稱地保伍廷簡有通盜濟匪之事

與該督原題誤傷身死起衅根由迥不相同是否因痛子

情急砌詞捏控抑係冤抑莫伸必當秉公確審方以折服

其心現在勒保即四川督撫駐劄綏定尚未回赴成都所有劉

恪控案著文特清額官負親提案內人證嚴審定擬具奏

不可因勒保係原審之人現在同官意存瞻顧若所控全

屬子虛則劉恪砌詞妄訴必應加倍治罪以懲刁風倘此

次審辨尚有不實一經反控則特清額不能辭咎矣欽此

○案劉恪訴京如吾東之擊錚上言

衛尊之犯

女被壓 嘉慶 臣子救女難毆傷不孝兄致死

浙江民汪應鳳毆傷胞兄汪應龍身死並聲明救母情節
一案經內閣票擬斬決及斬候雙簽請旨今朕詳閱案情
汪應龍因伊母朱氏袒護幼子將應出養贍食穀不給其
母並出言頂撞經朱氏嚷罵扭結汪應龍輒敢將其母推
跌壓住用手掄按脅衣經汪應鳳住拉仍不放手應鳳見
其母面脹氣塞喊不出聲情急用拳向毆汪應龍移時殞
命汪應龍之蔑倫肆逆殊為亮橫可惡應鳳住拉不放

見其母面脹氣塞事在危急用拳向毆寔出於迫功以情
急救母之人斃忤逆不孝之犯固不得以尋常毆死肥兄
論即改擬斬候亦尚覺情急可憫汪應鳳著免死改為滿
流定地散配且閱案內伊母朱氏現在尚有二子亦不致
侍養之無人如此準情酌辦庶足以照平允而示矜恤欽
此○按此本不當擬以斬律部臣閣臣每欲歸恩於上故
只引本律也

衛尊之犯

母被殺子救母難處打大功兄致死

安徽民于茂奉母張氏同居堂兄于惠屢次拉牛欺詐尋
衅行兇至聲言必欲砍死于茂方休其心實不可問迨于

茂逃避復行追至撞逼張氏理斥竟致茂倫兇砍立斃期
服孀母已干斬決之條于茂持鎗奔救情急格斃若按服
制定擬斬決則于茂情切天倫較尋常情輕者更覺堪憐
若照父母被人所殺而子即時殺死行兇人者勿論究屬
大功服第未便與平人漫無區別于茂應照卑幼毆死本
宗大功堂兄斬罪本律上酌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按
只減二等亦似差過

衛尊之犯

母

乾隆

被掘

子報其

惡

毆傷

族兄

致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廣東民林智之因母棺被掘毆死總麻服兄一輩部議人
之生死雖異而人子愛親之心則生死同揆人子痛父母

之已葬被掘更甚於父母之生存被毆應比照救父母情
劫例辨之○按又母被毆未死而殺死毆者無以免抵況
掘塚異於毆生恐林智無以免死矣

衛尊之犯

乾母
隆命

顧縛子縛其兄因被母勒致死

江蘓民黃大明行竊被獲伊母戴氏欲行鎖錮喊令黃大
本幫同鎖縛戴氏令黃大本先睡將黃大明訓誨詎黃大
朋不服詈罵戴氏忿恨勒斃黃大本母縛兄之後

就睡以致黃大明無人救護被母勒斃僅照毆傷胞兄律
杖徒殊覺情浮於法將黃大本於應得徒罪上加一等杖
一百流二千里

衛尊之犯

兄乾隆

被爭毆初弟承命反毆以兄致死

廣東民劉起瑞毆打胞兄劉起珠起珠年老不能抵敵令
最幼之胞弟劉起瓊救脫並喝令劉起瓊疊毆劉起瑞身
死除劉起瓊監斃外查劉起瑞恃酒逞兇肆毆年老長兄係
屬逆倫悖理之人劉起珠情急喊救見劉起瓊趨至教令
毆打究與自行持械毆死者有間令劉起瓊已經監斃若
再以劉起珠照主使本律擬流情似可憫應將劉起珠減
等杖徒

衛尊之犯

兄

乾隆

不孝順祖母有命因毆恃兄致死

廣東民婦何范氏因孫何述舜忤逆毆罵主令述舜之胞

第何述文等將何述舜致死一案何述舜罪犯應死何述
文逼於范氏之命勉強幫同致死援引許王四成案將何
述文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完結

欽欽新書卷之十一

泗水 丁鏞 輯

擬律差例三

弑逆之變

取又 買棺盛販買穀物致念害自致
嘉慶

湖北民左中義將伊父左士潮存錢買穀致伊父念恨自
盡照原擬違犯教令例定以絞候一本細按此案情節左
士潮將賣牛錢欲買棺木伊子左中義因先買穀飭飢經
左士潮向阻不理並將舊存錢一并買穀以致左士潮念
恨莫釋授繯殞命誠思買儲棺木原係為子者分應盡心
之事今該犯不但不為伊父早為儲辦並將伊父僅買棺

錢忍心耶用先買食穀致伊父抱恨自盡是其平日必不能孝順其親非僅一時違犯教令者可比將來核辦秋審時亦必予勾左中義著即行處決餘依議

弑逆之變

嘉慶 姪女已葬屍剝取衣服又移屍圖願

四川省崇寧縣民黃萬煩盜開伊母屍棺剝取衣服擬斬立決一本閱其情節是屬窮兇極惡黃萬煩于伊母羅氏生前不能侍奉致令伊母依靠次子黃萬垣居住及至羅氏歿後黃萬煩忍於開棺剝取屍衣令將伊母右手腫狀擰落又挾嫌誣告王文彩將伊母屍身去棄田內希圖掩累洩忿忍害理已極該督等比照奴婢雇工毀棄家

死屍不分首從皆斬立決例寔為紕繆錯誤人子之于父母其恩誼迥非奴婢雇工之于家長可比設該犯于伊母生前毀折肢體應得何罪豈有極極惡逆犯僅于斬決之理黃萬殞着即凌遲處死並著刑部載入律例

弑逆之寢

繼母淫亂叔父有命按住加刃今被刃致死嘉慶

倭什布奏甘肅民馬廷御因兄嫂馬萬氏與胞姪馬瓚有姦將馬萬氏揪住令伊子馬香揪按馬香跪地求饒馬廷御不依喊罵馬香無奈將馬萬氏兩手按住馬廷御用刀扣其喉下登時身死該督將馬香照依子孫謀殺父母已殺者凌遲處死律問擬因屬按律辨理已批交三法司速

議具奏但細核此案情節馬萬氏身犯姦淫罔顧倫紀本
係罪人馬香陽窓聽聞目睹母兄宣淫忿恨莫適奔告馬
廷御寔屬出於義忿迨馬廷御喝令揪住時馬香方且跪
地求饒馬廷御不依馬香迨于無奈將馬萬氏兩手按住
是馬香與從而加功者稍覺有間其罪名如何酌量著刑
部查明速行議奏欽此○三法司議奏將馬香可否未減
之處請旨定擬朕詳加酌核馬香于伊叔馬廷御致死伊
繼母之時只聽從喝令揪按馬萬氏兩手究未下手傷害
馬萬氏係與伊父前妻之子馬瓚犯淫罔顧倫紀罪犯應
死馬香尚可未減着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又摺內請

將已經斬決之馬墳剉屍一節馬墳所犯罪名至于律所
不載實堪淫惡但定例罪擬凌遲處死而律迹顯戮者方
剉屍梟示今馬墳立時斬決業已明正典刑毋用再行剉
屍其餘均照所擬完結至守縣知縣徐振鵬環縣知縣
羅廷章于此等逆倫傷化重案輒敢受財聽屬捏造情節
殊為可惡徐振鵬羅廷章俱著革職拿問○條例云繼母
殺父子還殺之依擅殺行兇人論若係親母乃依殺母上
請

弑逆之妻

婦犯其舅遂毆傷致死

嘉慶

高傳氏毆伊翁著即凌遲處死至伊夫高奇山平日過能

教導其妻亦不知亮惡至此且屢責不改亦早應休出是
該犯平日徇縱釀成此案僅責四十板不足示懲着于高
傳氏凌遲處斬重責四十板看視伊妻受刑後又犯死地
方枷號一箇月滿日仍責四十板以為縱妻不孝翁姑者
戒欽此

戕逆之寢

妾毆其嫡致投井自死

嘉慶

盛京佐領富色克依叔留娼妓三園為妾與三園毆傷嫡
妻呂氏以致呂氏投井身死一摺三園先經為娼富色克
依姦好情密叔留為妾是亦有良賤之分亦且有主僕之
分三園膽敢將正妻呂氏任意凌逼以致呂氏投井殞命

屬有心干犯該將軍僅依卑幼因事逼迫期親尊長致死律擬以絞候殊未允當著刑部詳查定擬○案以妾殺嫡亦弑逆也但以死由授井故擬止於絞歟

弑逆之寢

奴妻進毒藥使主母致死

乾隆

廣東人李士蘭僕婦上頭與譚昇利通姦昇利謀竊伊主財物起意藥迷上頭聽囑携蒸粉團以致藥入飯內一家俱被迷倒士蘭之母王氏毒殞命上頭雖不知粉團藏有迷藥而王氏之死究由上頭携回粉團蒸爛所致應依過失殺家長問擬○按粉團蒸毒蒸於飯上而上頭不喫其飯不與同迷則知情明矣擬以過失之律可乎

弑逆之變

不孝於父母被妻槌格致死

乾隆

廣東民范日清買有腐乾在家

豆腐乾者

赴鄰飲酒適其父

缺少飯菜其妻姚氏為翁煮食范日清回家怒言姚氏做

情遂拾扁擔毆打

扁擔如吾之支

是范日清不顧養父轉嗔責

其妻已干不孝之罪姚氏亦無不合因被疊毆情急用木

槌一格致范日清倒地墊傷殞命與無故干犯者不同姚

氏著從寬改為斬監候

弑逆之變

圖奸其子媳被妻勒傷致死

嘉慶

陝西邵陽縣民婦雷氏勒死伊父劉世敏按律將雷氏凌

遲處死內閣夾片

付錄

以死者淫惡蔑倫聲叙請旨

等減

此案所辨非是劉世敏圖奸子媳固屬淫惡但究未被姦
汚即所稱殺害一家之語不過醉後妄言並未實有兇橫
情節且伊媳雖欲自盡亦未致死該民有何忿激難堪輒
乘本夫醉卧之時起意勒斃並無抗拒失手情節安得稍從
末減夫為妻綱豈可因其夫行止不端遽忍致死易啓流
弊嗣後遇有此等案件不必夾片聲請定奪欽此

弑逆之變

緇妻凌虐前子使夫發忿縊死

乾隆

江蘇民倪玉妻顧氏凌賤前妻之子與夫倪玉爭鬭伊夫
氣忿自縊擬以絞候刑部改擬絞決○按凌賤亦有差等
若一時吵責非有精兇大惡則自縊為輕生浪死部擬恐

差

弑逆之妾

女兒竊偷被回其母弑夫圖賴

嘉慶

廣東信宜縣民羅瑞康因女羅氏在夫家竊取米穀被姑
休回慮及無資養贍憤恨自將舌尖咬落其妻羅吳氏聽
從夫之堂弟羅瑞憲將羅瑞康致死圖詐一業除羅吳氏
羅瑞憲應如所擬分別凌遲斬決外該撫疏稱羅氏竊取
夫家食米雖係私擅用財而竊情則無二致既被休回以致
伊父憂憤咬落舌尖被妻謀害是父之被謀戕命伊母之
慘遭寸磔皆因該氏一身犯竊所致應比照子孫因盜致
父母憂忿戕生例擬絞立決等語此案羅氏以媳而私賣

其姑食米既不得謂之竊盜至伊父羅瑞康憂忿欲死咬落舌尖謂是家貧不能養活所致即使因此戕生請由羅氏觸犯亦罪止絞候况羅瑞康係死于羅氏刀割咽喉一傷並非死于咬落舌尖之傷援情定讞自應酌量再羅氏之謀死伊父實因圖詐錢文其間擬凌遲罪由自取亦與羅氏無涉即據訊明羅氏始終不知謀情何得以伊父之被謀戕命伊母之慘遭寸磔皆坐該氏一人遽擬絞決○按吳氏與夫之堂弟謀殺其夫欲以刁賴拏女之夫家故弑夫者凌遲堂弟斬決而又謂此事本起於女兒擬以絞律故此部覆欲寬之也

弑逆之寢

知夫欲以服毒圖賴追砒致死

嘉慶

王繼先因妻父麻景奎不允蓋還住屋

不助苦屋也

欲行服毒

圖賴令妻王麻氏將家存砒藥松搗付給王麻氏屢次勸

阻迨及王繼先告以係欲借此嚇詐並非真即服食王麻

氏始將砒藥交給乃王繼先乘間服毒王麻氏先已回家

無從阻止次早前往親見王繼先毒發嘔吐仍在場幫同

灌救是王繼先懷忿輕生伊妻王麻氏實無致死其夫之

心不應援以致死之典刑部將王麻氏比照妻毆夫致死

律擬斬立決請旨定奪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案麻氏

受欺於其夫非欲弑也擬斬不可也

弑逆之變

嘉夫姦婦謀殺本夫舅

嘉慶

陸馮氏因與李秀林奸好商同毒死本夫陸忠進及氏翁
陸之賢身死該署撫子審明後已請王命將該犯婦凌遲
處死至李秀林因奸起意謀殺本夫及本夫之父情罪重
大亦係決不待時之犯著即處斬欽此

弑逆之變

嘉夫姦婦謀毒本夫致死

嘉慶

鄒殿魁與馮田氏通奸商同毒死伊夫馮祥並為代買信
藥副後行賄囑令馮田氏獨認其罪情殊可惡若非朕諭
令覆審幾致漏網馮田氏在監自盡業經照例戮屍鄒殿
魁著處斬

弑逆之變

姦僧姦婦共勒本夫致死

嘉慶

湖南民顧張氏謀殺本夫顧大彥一案奸夫先泉身係僧人既不守清規與顧張氏通奸乃因顧大彥撞遇扭住輒回顧張氏將顧大彥掄按倒地該犯復騎壓顧大彥身上將其髮辮繫于床脚用布帕塞住其口幫同顧張氏將顧大彥勒死復起意私埋滅跡其淫惡兇狠實為可惡未便照擬斬候以致稽誅顧張氏著即凌遲處死僧人先泉著即處斬餘依議欽此

弑逆之變

姦女姦夫未婚之前謀殺新夫

湖北保康縣民女望蘭大與奸夫許宗舉謀死未婚夫趙

金保一案將望蘭大酌改斬決經刑部以望蘭大典趙金保雖未成婚名分已定應即照已婚定擬改為凌遲

弒逆之變

乾隆女

姦夫於既嫁之後來殺新夫

廣東民女小張氏於未經出嫁前與錢至隆通姦迨聞遣嫁有期即已杜門隔絕詎錢至隆因不能後合於成婚之次日將伊夫殺死實與已成夫婦仍與通姦致姦夫殺死亦夫者有間小張氏止科姦罪○按魯桓既死則哀姜與弒也小張氏只科姦罪可乎

伉儷之戕

姦夫姦婦謀死本妻推溺以死 乾隆

福建人邱得成與劉鍾氏通奸情密商謀致死已妻邱鍾

氏以便與劉鍾氏長聚畫策已定劉鍾氏先期揚言貧苦不如自盡至期邱得成誘同邱鍾氏出外先將所取劉鍾氏衣服給邱鍾氏換穿行至塘邊推溺致死時劉鍾氏逃遁出適至即脫鞋置放塘邊裝作劉鍾氏溺死刑跡即同邱得成奔逃邱得成擬絞劉鍾氏雖未下手加功但其揚言自盡援給衣鞋陰謀詭計殊屬奸險與從而加功者無異應擬絞候

伉儷之戕

姦夫姦婦西坐談笑駢殺以死

嘉慶

陝西崇信縣民仰昇殺姦一案查朱緒之子捏稱氏母患病將白氏詎至張郭氏家奸宿復又至馬盛氏家院內談

笑該犯趕至殺傷致死訊有朱緒之子白氏生供足據則
是一男一女同坐談笑之處即屬姦所一見即殺並非聞
人之言亦非逐之他處正合姦所獲姦當時殺死之條自
不必兩人正在苟合始謂姦所獲姦也況朱緒之子誣出
白氏隨後姦宿白氏背夫在逃戀奸不捨似此明欺本夫
之姦夫姦婦較之暗地偷奸之犯尤為淫惡是二人之罪
孽死不足惜本夫之義憤情自可原被殺之人已同一處
本夫之殺又在登時是正律法之所當勿論也若如該督
所擬將該犯擬以縲首是以登時殺奸之本夫抵償奸淫
罪犯之命用法不當即情理不平等因題駁嗣據代辯陝

甘總督陸疏稱查仰昇亦係事後聞姦因見白氏與朱緒之子同坐談笑輒將白氏朱緒之子扎傷身死時方日午朱緒之子與白氏同坐院內談笑且有馬錢氏在旁並無行姦之迹仰昇見而輒殺並非姦所獲姦而姦夫亦無拒捕情事前將仰昇擬絞奉駁以朱緒之子先將白氏誑至張郭氏家奸宿又復至馬錢氏院內談笑仰昇親見立時殺死已合姦所獲姦登時殺死之條遵查朱緒之子與白氏通姦已有生供足據見證可憑前將仰昇擬絞自未允協但竟擬勿論又似與實在姦所獲姦者無所別區自應酌量比擬科斷將仰昇改照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依夜

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徒例杖一百徒三年

仇儷之戕見妻私產直於草上毆殺 乾隆

直隸棗強縣民蘓二作客回家見伊妻鄭氏正產生私孩將鄭氏連毆致死比照聞姦數日殺死姦婦姦夫到官供認不諱例擬徒刑部改擬查蘓二進屋目擊伊妻鄭氏生產該犯向鄭氏究問姦夫堅不吐露毆傷致斃雖無姦夫到官而姦情已有確據是產所即同姦所入門即是登時試思久客甫歸親見其妻產生私孩與親見其妻與人淫媾者何異揆其情節實與登時姦所獲姦殺死姦婦者無

異設今究出奸夫例應擬絞亦夫罪止杖責今該督因之
鄭氏不肯說出姦夫無從究擬遂以登時殺死姦婦之亦夫
而遽例以間姦數日之條殊未允協應將竊二改依亦夫
登時奸所獲奸殺死奸婦亦夫杖八十例完結

伧儷之戕見妻私產逼往姦夫家自刎 乾隆

直隸獻縣民張六成與任其祿之女杜仕氏通奸私產敗
露任其祿逼令杜仕氏往張六成家用刀自扎身死將張
六成化照間姦殺死奸婦奸夫到官供認不諱確有實據
者奸夫杖一百徒三年例

伧儷之戕妻既露姦持刀反砍遂奪刀殺之 乾隆

浙江省嵎縣民金必達聞姦殺死伊妻金葉氏一案查聞姦數日殺死姦婦例應將本夫擬徒若姦婦姦夫有抗拒別情自應準情定讞即不得柳坐滿徒此案金必達因聞妻葉氏與錢模承有姦向其盤詰葉氏即直認不諱反行詈罵金必達氣忿欲毆葉氏輒先取柴刀砍傷金必達手背被金必達奪刀回砍致斃查妻刃傷夫按律罪應擬流是葉氏既屬犯奸之婦又有抗拒刃傷伊夫之罪其夫金必達因而忿激砍傷致斃律以罪人持杖拒捕格殺之法自可勿論即或因奪刀砍傷與格殺不符亦不應仍擬城旦若該撫所擬將金必達與錢模承問擬滿徒揆之情理

未為允協金必達應此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

伉儷之戕妻求改嫁持刀拊命遂奪刀殺之 乾隆

湖廣民劉敬上卧病半載伊妻陳氏因貧病相連不時吵鬧甚有令夫將伊改嫁之語劉敬上舉手欲毆陳氏輒拾刀向夫拊命劉敬上奪刀疊砍陳氏頂心額角腦後髮際倒地殞命查傷痕均在致命其為有意欲殺無疑照故殺律擬絞○部駁查明刑弼教所以扶植綱常夫為妻綱豈得持刀砍戳律內本夫擅殺有罪妻妾罪止杖一百律文雖止稱毆罵夫之祖父母而不及持刀殺夫然引律斷罪自必揆情度理豈得以懷忿連砍便為故殺應令再行妥

議具題○按陳氏持刀是自求拚命

吾東謂非欲殺夫也

直求改嫁與潛姦他人不同則亂斫急殺可乎部駁恐差

伉儷之戒

令妻賣姦不從受姦夫命毆妻至死

嘉慶

河南省趙芳因強姦胡向氏不從主使本夫胡約將向氏毆傷身死一案上諭此案趙芳先與胡約之母趙氏通姦又見胡約之妻向氏少艾起意強姦不從該犯因胡約向伊借錢即主使將向氏毆逼而氏仍不依允該犯輒喝令胡約將向氏毆傷致斃實屬亂人倫紀淫兇不法問擬斬候八于情實尚覺罪浮于法至胡約一犯先經趙芳與伊母通姦因利其資助並未阻止已屬喪心蔑理迨趙芳見

伊妻少艾復欲圖姦囑令勸諭向氏堅執不從乃該犯輒令趙芳至房乘向氏睡卧在牀自行揪住令趙芳強姦無耻已極嗣該犯于向趙芳取錢應用遂毆逼向氏與趙芳姦宿向氏仍下休允該犯順捨木卓脚毆傷其左右肘肘復經趙芳喝令毆傷其左耳根以致殞命試思尋常殺妻之案尚當問擬絞候其或因賣姦等項別情起衅者秋讞時無不予勾今該撫按照凡人共毆為從減等例擬流殊屬輕縱夫明刑所以弼教而教化首重倫常朕欲欽慎庶獄凡遇救親情功致斃人命者往亡原情寬宥不予勾決正所以扶植人倫至背棄倫理之案尤當嚴示懲創今若

僅照原議辨理是寡廉鮮恥之徒罔知敬畏何以明罰勅
法趙芳著即行處斬胡約即于配所絞決巡撫臬司著該
部查取職名議處其刑部掌官並著查明察議嗣後問刑
衙門遇有似此案件不得仍照凡人共毆律分別首從以
昭平允而維風教

伉儷之戕

令妻賣不從逼其妻命殺自死

嘉慶

直隸民王淦象圖姦李慕氏未成威逼致死一葉王淦象
先經鵝姦李記元借貸不還有心挾制圖姦伊妻慕氏以
致李慕氏情急投井身死淫惡已極不可一日姑容王淦
象著即處斬至李記元因貪圖借貸甘被鵝姦復聽從王

淫象圖姦伊妻自為導引以致慕氏寢辱投井身死猶復
聽囑自認不肯據實呈控居心無恥莫此為甚着即發往
伊犁給兵丁為奴李慕氏被王淫象欺按行強設計脫身
損軀明志節烈甚屬可嘉卽著照所請準其建坊旌表以
維風化餘依議欽此

伉儷之戒

嘉慶

表姝因妻勸阻北傷懷孕而死

冀州民白繼祖因與表姝童大女通姦被伊妻郭氏窺破
屢向勸阻並無不合乃該犯戀姦情熱輒起意將郭氏扎
死已屬恩絕義乖况郭氏懷孕在身該犯竟忍逞毒致斃
並不顧乃後嗣其淫兇慘殘實屬情浮于法與尋常故殺

妻之案不同即辦理秋審時亦必予勾白繼祖依擬應絞著即正法以昭炯戒

仇儷之戕

調其子媳

因妻斥責

毆還

投河而死

安徽民崇恒山調姦而媳未成因妻吳氏斥責輒用刀柄毆打致吳氏投河自盡恒山從重比照毆妻致死律絞○按恒山本係亂倫淫惡之人所以擬絞不然毆妻而妻自溺者豈有死法此案比照似非

仇儷之戕

繼妻欲殺長子而女媳同謀

氣忿勒殺

嘉慶

子而女媳

同謀

氣忿勒殺

嘉慶

子而女媳

同謀

直隸民梁自新因繼妻白氏將前妻所遺一子梁有幅時加麥虐兇人說合將白氏帶來前夫之女張氏作配其子

曲意調停詎白氏不肯回心而張氏復加凌辱其夫又縱女與梁順光通姦經梁自新撞見仍復隱忍乃白氏張氏竟商同用言謀害梁有幅經梁自新看破搜出毒食尚不加毆打忍俟次日報官可見梁自新亦非遽行逞忿之人迨是晚張氏又趕打其夫白氏隨聲詈罵梁自新氣忿莫釋始將張氏勒死白氏復向梁自新撞頭拚命梁自新隨將白氏亦即勒死自行投報核其情節白氏張氏母女處心積慮心欲將梁有幅致死張氏用藥毒害其夫亦係應行斬沒之犯例得勿論白氏忍絕其夫宗嗣罪亦應死梁自新激於義忿若仍照尋常殺妻之案將梁自新問擬絞

候雖秋審亦必入可矜而罪名寔未允協顏檢請將梁自
新量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議甚是梁自新著加恩再
減為杖一百徒三年以示朕明刑弼教維持風化之至意
餘議依欽此

伧儷之戕

妻母縱女賣姦而丈夫毆妻黑夜誤殺其母乾隆

廣西民人麻六成誤傷妻母羅黃氏身死一亦將麻六成
依本夫捉姦誤傷旁人例問擬絞候羅黃氏是誘女賣姦
之人非旁人也至麻羅氏依父母縱姦敗露媿迫自盡者
止科姦罪擬以杖九十羅黃氏護賣姦之女被誤殺非媿
迫自盡也以此八罪殊未平允核其情節羅黃氏縱令伊

女屢次在家賣姦麻六成聞知前往捉姦正植伊妻在寮
與人談笑聲喊捉拿當將奸夫梁奇保捆縛見伊妻向內
逃跪麻六成執鉄尺追趕適羅黃氏聞聲走出麻六成
于黑暗中望見人影疑係伊妻隨用鉄尺毆打誤傷羅黃
氏殞命是羅黃氏貪圖梁奇保資助縱令伊女通姦已屬
不顧其壻恩義斷絕麻六成本係應行捉姦之人即因羅
黃氏貪財縱女賣姦或一時氣忿將羅黃氏毆斃亦不過
照擅殺罪人例問擬今麻六成于黑暗之中追趕伊妻不
能辨識誤傷羅黃氏斃命更非出于有心何得拘泥將捉
姦之人擬以死罪而羅氏與梁奇保通奸雖由伊女羅黃

氏得財縱姦但伊母或以他事指使其女無心闕碑者尚
可勉從若此等賣姦之事名節攸關豈可聽從伊母不顧
其夫況其母羅黃氏之死實由該氏與人通姦所致向例
父母因子孫犯姦敗露媿憤自盡及被殺者將子孫問擬
絞決此案即因羅氏犯姦係由伊母羅黃氏縱容亦應於
絞決罪名稍為未減了以絞候可矣何以僅照常例止料
姦罪擬杖今刑部卽照該無所擬罪名題覆輕重殊為倒
置羅氏應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麻六成應改為杖九
十如此兩相互易庶情罪各得其平著刑部遵照改擬另
行進呈欽此

伉儷之戕

妻忤逆其舅殺夫毆死

乾隆

廣撫題何氏不肯與翁唐亞文煮茶反行哭詛殺夫唐文
瑞毆死以非唐亞文親告擬絞部議唐亞文卧病何暇親
告唐文瑞當時告知屍親投明地保唐亞文又逐細供明
原與親告無異改擬滿杖

伉儷之戕

妻忤逆其姑殺夫勒死

乾隆

直隸隆平縣民王瑞因妻張氏忤逆其母將張氏勒死一
案將王瑞擬絞部議妻妾毆罵夫之父母原恐父母溺爰
其子付會妄供故須親告乃坐至若媳忤其姑見證確鑿
即當準情引律此案張氏將楊氏推跌倒地有鄰人王智

目擊扶送而歸楊氏到葉拱明即與親告無異等因駁經改擬完結

仇儷之戕

判衣鎖拴懲妻善逃因求致死

乾隆

陝西民王全因妻張氏不守婦道屢次背逃經王全與母拽回後張氏乘夫與姑外出復潛至後院房上欲逃當經王全尋獲鎖拴後樓并將衣服脫去僅留衣衫欲令改悔不敢再逃至半夜王全往看詎張氏已經凍死一葉將王全依屏去人服食因而致死律擬絞監候母老丁單準留養

仇儷之戕

偷被宣露恨妻不隱刀斫致死

嘉慶

江西省民童發原擬以殺固有心因妻不為容隱例入緩
決所辨未免枉縱妻之于夫雖例得容隱但亦夫所犯之
罪或至應死其妻不肯遽為聲張自屬情理今童發夥竊
竊被二條罪止杖責且熊氏並非先行出言因事主查知
向氏追問並欲授保執究地保狀于致熊氏心慌吐實是熊
氏情尚可原乃該犯輒行責毆打因妻不服辱罵即取刀
砍通時斃命著改為情實欽此

伉儷之戕

未婚之妻悔約堅拒被夫砍死

乾隆

廣東新寧縣民曾可亮聘定夫死願醮之顏氏為妻
也再嫁
送給顏氏財禮錢二千文顏氏因無親族不能寫立婚書

將手鐺一隻回聘嗣顏氏悔婚堅拒並索還銀鐺魯可亮
忿恨起意將顏氏砍斃魯可亮照謀殺律擬斬部改擬查
顏氏係魯可亮聘定之妻雖未成婚夫婦名義已定應改
依夫故殺妻者律擬絞監候

仇儷之戎

行姦之妾登時見殺夫毆死

嘉慶

雲南人楊有禮與殷宗堂之妾高氏通姦被族宗堂姦所
捉獲毆傷姦婦身死一案雲撫以為本夫毆妾至死即無
絞抵之條則姦夫即無移坐之罪況犯姦通例妾本減等
與正妻不同楊有禮姦人之妾致被家主殺死似未便擬
以絞抵部駁查殺妻之案總以是否姦所登時以定姦夫

亦夫之罪例文分晰甚明此案正合亦夫姦所獲姦登時
殺死姦婦將姦夫擬絞之條律稱姦婦原統妻妾而言且
亦夫殺妻移生姦夫者蓋亦夫之殺出於義憤而姦婦之死
由於姦夫之戀姦不異姦夫殺之也再犯通姦例妾亦
減等不知犯姦條內分妻妾者係家奴雇工人與長家之
妻妾及親屬與所親之妻妾而言均係有閑名分在正妻
則有斬絞立決監候之分在妾則減等所以重名分而嚴
等殺也

姦淫之殪

姦夫遇姦夫假作亦夫強令飲酒以死
乾隆

湖廣人吳必榮張明王均與李氏有姦彼此未知張明王

臨卧李氏床上吳必榮踵至張明王疑為捉姦跪地求饒

湖廣人吳必榮張明王均與李氏有姦宿此未知張明王

睡卧李氏床上吳必榮踵至張明王疑為捉姦跪地求饒
吳必榮見卓放有鹽酒逼令李氏取給張明王飲服張
明王不飲吳必榮將張明王推倒按地取繩縛其兩手吳
必榮以左手執持酒碗右手搗拾柴棍嚇逼張明王飲訖
始放查吳必榮姦姦殺命未便依因姦威逼定擬應以故
殺論李氏目擊逞兇並不阻止發給驛放為奴

姦淫之殪

大殺嘉慶

姦夫商同本夫賄以財物加功

安徽民葛榮牙與金王氏通姦商同張老發謀殺本夫金
何三一榮部議以葛榮牙乘機造意謀命係因姦圖聚姦
婦為妻張老發只知殺死姦夫除害兩人心事原名不同

葛榮牙係圖奸謀殺本夫之首犯張老茂為擅殺姦夫之

本夫

葛益金妻金益張妻葛興張謀以殺金也
葛為姦正張是除姦然張本意匪色伊財

自應依律

論其各別之罪今該撫未核張老茂之情仍以謀殺加功

律擬絞是以殺姦之本夫料以尋常謀命加功之重罪揆

之情理殊未允協應今該撫將張老茂一犯另行妥議等

因題准○部覆咨行轉飭將葛榮牙處斬金玉氏絞候八

於本年秋審辨理張老茂一犯改擬化照罪人不拒捕而

擅殺律擬絞等因具題前已查金阿三與張瞿氏通姦

本夫張老茂並不知情嗣被撞破拒絕金阿三仍藉送還葉

盛挾制訛詐張老茂因葛榮牙假稱代為不平乘機慫恿

始行商同致死其非激於義忿已無疑義該撫將張老發
依擅殺論絞自是按律惟查此案起意之葛榮牙業已照
律抵命張老發雖律應擬絞而金阿三究屬溜惡罪犯已
有抵命之人原情尚應酌減應將張老發照罪人不拒捕
而擅殺以門殺論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十里

姦淫之殪

姦婦

乾隆

會僻地

密語

夫往而

返刀

殺致

廣東民熊藍祐先與鄧氏有姦氏夫鄭三苟知覺將氏責
罵嗣熊藍祐復至氏家圖續舊好鄧氏恐鄰人知覺與熊
藍祐同至村外巔脚坐地密談鄭三苟尋獲時熊藍祐抽
住刀戕殞命部議熊藍祐與鄧氏私聚僻地原以商證行

姦則崩脚即屬姦所不應照擅殺罪人擬絞改依姦所獲
姦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滿徒鄧氏止科姦罪

姦淫之殪

淫婦悔過拒絕姦夫主使其弟毆傷致
死乾隆

直隸通州民婦裴瞿氏與張隴通姦後悔過拒絕張隴與
瞿氏纏擾不休並在當街將姦情聲揚瞿氏羞媿投井經
鄰人撈救未死嗣張隴復往求姦不允將其布拉撕破瞿
氏氣憤難堪主使伊弟等將張隴毆傷身死瞿氏係罪人
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部駁改照和姦後亦婦悔過拒絕
確有證據後被逼姦將姦夫毆死照擅殺罪人律減一等
杖一百流三千里

姦淫之殮

蓄意圖姦先殺正夫其妻忍辱告仇

雲南民蔣連蓄意圖姦周氏謀殺正夫強逼成姦祖房居住認為夫婦是蔣連雖未先與周氏通姦迨殺死親夫之後業已成姦正與謀殺親夫後復將姦婦拐逃為妻斬決之例相符至周氏於本夫被殺之後雖與蔣連成姦實係忍辱報仇旋即乘間首告並無先姦情事應予免議 金纂云此等謀殺在前通姦在後之案倘並未誘同居住不便照拐逃之例斬決仍照姦夫殺死親夫之例斬決其知情首告者即照蔣連之案免議倘竟知情不首甘心事仇則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擬絞候例問擬

姦淫之殪

乾隆

與姦乃殺本夫其妻伙義告奸

湖北民劉元雲與柳行正之妻柳伍氏通姦誘拐不久起

意謀死柳行正一案將伍氏照例擬絞並聲明該氏尚有

不忍致死其夫之心三月奉旨劉元雲著即處斬伍氏先

與劉元雲通姦嗣經誘逃未允劉元雲起意謀害該氏聞

知使係劉元雲致死即將姦情實告伊翁指拏致官尚有

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欽此

姦淫之殪

本夫登時擬姦奸天脫身逃走淫婦

山東蘭山縣民張成與李趙氏通姦被本夫李明撞獲張

成逃逸李明追趕無獲轉回欲尋趙氏究處詎趙氏先已

投井身死李明著憤莫釋隨亦投繯殞命查和姦敗露姦婦羞懼自盡與本夫羞憤自盡姦夫均例應擬徒罪名相等但係因姦致死一家二命未便從一科斷張成應干徒罪上量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十里又裴志剛與裴志禮之妻宋氏通姦敗露致宋氏與裴志禮先後自盡照周事威逼一家二命例擬軍

姦淫之殍

繯

姊與母同行其姊隨縊

嘉慶

姊

遇

姦

母

姊

縊

山西長治縣民楊士魁擬絞候查蔡王氏先與楊士魁通姦伊母王李氏雖經縱容該犯初次逼姦蔡王氏已被欺不甘後伊母將蔡王氏回送該犯又中途強拉行姦又十

四歲之王三女充屬平人俱經目擊拉姦情形窘辱難堪致同母自盡後秦王氏姦畢見母妹自縊亦即自縊身死楊士魁自應照因姦挾制窘辱致死亦婦親屬擬斬

姦淫之殪鄰人與妻談笑來昏枉殺他兄弟
乾隆

河南省封邱縣民人樊克敬砍死姦夫郭倌郭行請改依
亦夫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例擬以蒲徒並酌改條例一
摺刑部核擬此案殊欠斟酌據稱樊克敬自鄰回家見郭
倌郭行同在伊家內與伊妾杜氏談笑見伊奔避伊向杜
氏究出姦情當將杜氏毆詈經樊良等勸散樊克敬睡至
三更復攜刀尋至郭倌郭行門口將郭倌郭行先後殺斃

等語此案郭倌郭行與杜氏在屋談笑形迹固屬但疑但此等鄉村小戶男女聚談亦所時有且郭倌郭行兄弟二人同時在被談笑並無行姦實迹樊克敬素知郭行等在門口睡卧于毆詈伊妻勸散後候至三更持刀將郭倌等殺斃安知非有別項情節今既經該撫訊明據俱定案亦不必以此揣度情形復行深究且此等人犯雖經定擬絞候將來辦理秋審時亦係列入緩決即情實亦不予勾若竟將該犯永減則與姦所目覩行姦非登明殺死者無所區別樊克敬著仍照原擬辦理其並非奸所獲奸登時追捕殺死姦夫之案亦仍照定例辦理毋庸議改欽此

姦淫之殪和姦被人窺破含件誤觸死姦婦 乾隆

江西民丁福俚與花細婢在某房行姦適丁鳳先趨至丁福俚倉忙扒起右手隨勢按花細婢臂前中指按傷心坎當即奔逸花細婢被按傷心坎疼痛次日殞命將丁福俚以過失殺問擬駁照戲殺律絞候又奉部駁丁福俚雖無拒鬪情罪但已按傷心坎其衅原非由戲其傷實同於毆改照鬪殺律絞候按和姦無死法其按傷則過失也部駁恐差

姦淫之殪僕婢未嫁族人和姦事露著愧自死

廣西藤縣民周廷全與小功親屬之僕婦黎氏通姦敗露

羞愧自盡一案查律在家長有耶親屬強姦奴僕工人妻
女未成致令羞忿自盡者杖一百發近邊充軍等語是良
賤相奸其強姦未成致死例止擬軍不照凡論擬絞今周
廷全和姦小功親之僕婦羞愧自盡自應照良賤減等例
定擬周廷全應照奸婦羞愧自盡杖一百徒三年例減一
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姦淫之

殍

淫尼
乾隆

縱姦

別人

求姦

中夜

發喊

毆殺

山東荷澤縣尼慧元素與趙九成密友王書姦好趙九成
慕名圖姦嗣乘隙至夜潛入慧元卧室慧元喊問趙九成
告知姓名并備述來意近前求歡慧元不允聲喊有賊趙

九成逃出院內被工人李二用棍打倒慧元趕至用棍連
毆其脊背腰肋等處旋即身死一案將慧元依夜無故入
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徒部駁此律係指平人而言
此案慧元素與王盡通姦以致趙九成慕名圖奸被毆身
死是以犯姦淫尼致死圖奸之人應以凡聞論駁改聞殺
擬絞

欽欽新書卷之十二

列水 丁鏞輯

擬律差例四

姦淫之殃

姦夫
乾隆

之寡母使其子羞忿投井以死

河南厚武縣民婦林楊氏與林桂通奸敗露氏子林詳氣憤投井身死一案將林桂比照婦女與人通姦亦夫與父母一經見聞羞憤自盡例杖一百徒三年楊氏仍科姦罪部駁查父母與本夫自盡之案原因奸婦已擬縲首是以姦夫祇擬杖徒此案林詳氣憤自盡林詳係楊氏親子法難加罪于其母是林桂既奸其母復死其子實屬淫惡若

援例擬以滿徒未克寬縱林桂應改照兇惡棍例擬軍

姦淫之殃

姦人之母女致母女三名投河以死

直隸民楊志昌與郝氏並郝氏之二女竒通姦二竒懷孕

郝氏恐露醜聲將二竒溺死在家復自帶同幼女三竒投

河身死楊志昌雖無知情同謀情事但慘斃三命究係因

姦起衅此照因事威逼致死一家三命以上例發邊遠充

軍○按淫亂至此致斃三命何得充軍而止此案似差

姦淫之殃

一夫一婦二人謀姦一夫圖姦殺傷其婦之家姑

河南民毛十貪得財賄代張四說合圖姦李氏伊姑夏氏
起毆該犯輒拾磚拒毆致傷夏氏越五十六日身死明係

拒捕毆斫捕人致死律應斬候張四蓄意圖姦先使毛十
進房說合當毛十拒毆夏氏之時張四尚未入房至李氏
出門拉往即恰磚兇毆李氏多傷其情實與強姦未成執
持兇器死傷本夫者無異例應絞候犯罪各有本條無用
援引別例今該撫將毆傷夏氏之毛十比照強姦殺死例
問擬而於並未拒毆夏氏之張四復坐以因姦威逼之律
是夏氏一命擬以兩抵竟致張四因姦毆傷李氏之絞罪
於不問情罪殊未允協續據該撫遵駁改擬至破骨傷死
於限外之處係罪人拒捕致傷毋庸聲請

姦淫之死

姦婦改姦

姦夫改姦

拒逆

姦

新婦

之黨無

江西宜春縣民周良八與已故小功兄之妻曾氏通姦嗣
曾氏因姦情敗露悔過拒絕旋即改嫁何顯四為妻而周
良八時至何顯四家捏稱向曾氏討錢希圖續好曾氏拒
絕不見嗣曾氏因周良八纏擾辱罵周良八憤恨殺死何
顯四之父叔與弟一家三命一案將周良八依律凌遲因
曾氏在前夫家與周良八通姦已經悔過拒絕改嫁後訊
無續姦且周良八屢次登門曾氏終不肯見面與因姦致
夫之父被殺不同照例止科姦罪

姦淫之殃

正夫親屬不投姦被姦夫北死

乾隆

直隸民王虎山以妻龐氏前夫之子四養為義子

蘓氏嗣將王四遜出另任蘓氏與蔡四通姦王四縱容王

虎山聞知捉獲蔡四將王虎山拒北身死蔡四擬斬蘓氏

於王虎山與夫之親父有間照姦婦不知情亦絞律上減

流收贖○捉姦條例云本事見上篇凡疏屬無干之人捉

姦有犯殺傷例無明文請另立科條等因查非應捉姦之

人幫同捉姦殺傷姦夫照擅殺定擬者總以有服親屬糾

往為斷蓋親屬糾往者事起親屬殺由義憤故定例如雷

無挾嫌妬姦別情即在场加功亦照餘人律擬杖所以懲

淫兇而申義憤也查不應捉姦之外人聽從亦夫及有服

親屬謀殺奸夫實係激于義憤者例應照擅殺餘人定擬

親屬謀殺奸夫實係激于義憤者例應照擅殺餘人定擬

姦淫之歿

男子拒姦姦北傷淫男致死

嘉慶

甘肅民馬見龍拒姦北傷尚正義身死一案查例載男子
拒姦殺人死者年長兒子十歲以外而又當場供證確鑿
及死者生供可據依例擬流等語臣部查尚正義年長馬
見龍十二歲馬見龍北傷尚正義時舖主蘓如英等聞聲
趨視問悉情由尚在登時即屬當場供證確鑿自應擬流
駁令另擬今該督等以擬流之條必須當場供證與死者
生供無備方可援引定擬已屬誤會例義至稱蘓如英等
聽聞趨視已在尚正義不能言語之後不得指為當場供
證更屬錯誤蓋奸情曖昧恒恐人知斷不在衆人屬目之

地此等案內所稱見證多屬聞聲趨視若必目擊圖奸非
殺方為當場確證殊非情理應將馬見龍即改杖一百流
三千里今復遇清刑應照犯罪得累減之例再減為杖一
百折責發落

姦淫之殃

男子非姦姦北傷淫男致死

嘉慶

護理巴燕堡營都司張天玉報稱營兵馮育澄因拒女北
傷軍兵馬板雲身死自行首報一業查嘉慶三年刑部核
議具奏甘肅民人馬見龍拒姦北死民人尚正義一業係
以供證確切照例減流在案此案凶手馮育澄年二十一
歲死者馬板雲現年三十五歲長子凶手十四歲屍兄馬

板隆供明曾經親向伊胞弟馬板雲問明姦情是難姦一
層有屍兄供證可憑當馬板雲於王寅酒館內與陳顯榮
飲酒時起拉馮育澄進舖葉已對衆認姦與認姦之生供
無異馮育澄被姦後即行拒絕情刑亦經馬板雲對衆說
出陳顯榮等共聞勸阻即可作拒姦之當場確據馬板雲
在酒舖打開係傍晚時之事馮育澄于初更時因馬板雲
辱伊並欲續奸將馬板雲扎死即時自行投首傍晚之與
初更相隔甚近其因拒姦扎死馬板雲實無疑義馮育澄
一犯應照男子拒姦照闖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例奏請定奪等因

嘉慶十六年九月
初七日 郎 批

強暴之虐

強姦未成本夫毆強人致死

嘉慶

直隸民史八毆傷史黑身死一案細核此亦情節史八因史黑強姦伊妻未成往戕史黑不遇嗣史黑持鎗赴史八門首辱罵史八用棍將鎗格落疊毆史黑殞命該督將史八量減擬流典例未符經部臣以史黑所持之鎗已被該犯格落迨毆傷倒地又有史博聞在傍助毆史八等不難將史黑拘執乃輒毆致死實屬擅殺史八依例擬絞候固為允協但死者始則強姦伊妻繼又持鎗登門辱罵並有欲殺史八強佔伊妻之語淫亮已極史八激于義忿將史黑毆斃有情節尚有可原將來核辦秋審時著畱于可矜

餘依議欽此

強暴之虐

強姦未成，其兄毆強人致死

乾隆

河南民張永德強姦黃龔氏未成，氏兄宋禧聞知，走往張永德家，將張永德毒毆殞命。龔氏於被拉姦之後，羞忿自縊，經救得甦。嗣聞伊兄宋禧在獄，且將抵命，墮淚傷心，仍復自縊。宋禧於擅殺罪人絞罪上減流，龔氏准其旌表。

強暴之

強姦已成，失許其夫，即往成殺

乾隆

河南巡撫題：遂平縣案劉大承圖奸宋氏已成，宋大盛回家，宋氏哭訴前情。宋大盛將劉大承砍傷殞命。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例，擬絞部駁查。亦夫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

夫擬絞此專指姦婦與人和姦亦夫殺死罪不致死姦夫者而言今劉大承于黃夜冒姦宋氏即據鄰佑聽聞喊聲是其被強姦污之處已屬確鑿劉大承強姦已成亦係罪犯應死宋大盛于次早回家一聞宋氏哭訴即往尋劉大承砍傷致斃事出登時殺由義憤按律自有專條副遵駁將宋大盛改照罪人亦犯應死而擅殺律擬杖

強暴之虐

強姦未成哭訴其子即往毆死

嘉慶

山東壽張縣民齊月先強姦身死一案將此案張自重因齊月先強姦伊母李氏經李氏抵拒喊叫齊月先跪走後李氏向伊子哭訴張自重氣憤擣取棒槌趕往毆打齊月

先致傷臙肘骨折越二十七日殞命該撫將該犯援照新
例擬絞監候聲請留養具題刑部照擬核覆固屬按例辨
理但細閱案情張自重因親母被辱向其哭訴為人子者
自當激于義憤趕往毆打較之本夫捉姦其情更為急切
且該犯趕毆時所攜祇係棒槌並非金刃凶器核其致此
之由實與救母情切者無異若謂殺非登時照擅殺例擬
絞究未允協張自重著仍照舊例改為杖一百徒三年該
犯係孀婦獨子准其照例留養

強暴之虐

糾黨輪奸不能非禦畢竟設婦自死
嘉慶

安徽省秋審黃丹內金七攷聽從張紹貞輪姦李氏一案

又河南廉富聽從張麥林輪姦孫氏致氏羞憤自盡一案
各該省將金七攷廉富均照輪姦為從例擬絞監候奉旨
查議欽此臣等覆如詳議查匪徒夥衆輪姦致本婦羞忿
自盡本婦實迫于強暴忿激捐軀而禮部則例內因其業
被姦污不予旌表既無以下慰幽魂惟本婦究由自盡非
由被殺首犯罪至斬決已無可加其為從各犯業已成姦
本婦因以自盡若僅照輪姦從犯同擬絞候以致日久稽
誅寔不足以照懲創應請將廉富等為從各犯改為擬絞
立決案與被姦不死之○又曰嗣後凡強姦已成本婦被殺
如兇手在兩人以上則顯係孱弱難支所當略其被污之

跡而原其抗節之心與強姦不從被殺者一體予旌倘兇手僅止一人無綑縛情形者詳審請旨

強暴之虐

符遇和姦用力掙脫誤傷幼孩致死
乾隆

浙江人劉克琴拉姦傳陳氏陳氏驚喊用力掙脫撲跌卧房門首將所抱幼子跌傷額顱殞命將劉克琴比照強姦將本婦毆死例斬監候

強暴之虐

身以知縣之弟調戲良家之婦使羞忿
自縊
乾隆

舒城縣知縣周蕪之弟周謂調戲毛江氏致氏羞忿自縊一案將周謂定擬絞候其引誘周謂前往致釀人命之狀從孔升僅於周謂絞罪減一等擬流所辦殊為未當周謂

係知縣之弟黃夜住宿媒婆家調戲叔管婦女致令自盡
情節甚為可惡周謂著依擬應絞歸八上年情實即行予
勾以為地方官親丁時勢滋事者戒至快役孔升引誘周
渭前往釀成人命後聽囑獨自承認亦應從重問擬孔升
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俟秋審時入於情實辦理

強暴之虐

鮑

鮑

私姦

乾陰

婢

誤模

潔婦

之身

使羞忿

安徽民朱小因欲與和姦之小丫頭同宿誤模黃二姐身
上致令自盡雖黃二姐之死由該犯手模其身與一聞微
語即便輕生者不同但該犯實無圖姦黃二姐之心與本
婦調戲致死者有間朱小化照出語褻狎倒杖流○按出

語褻狎有心之事也誤模別人非情之罪也其罪恐不至流

強暴之虐

謂姦木成木妻以此汚穢致羞忿自死

江西民熊文煬與黃氏調戲固屬淫褻但被責之後黃氏

五妹俱無異言事已寢息是二命之死皆因伊妻邱氏口

角汚穢所致與羞忿自盡者迥不相同該撫將熊文煬擬

絞邱氏依汚人名節擬軍殊未允協邱氏改照挾仇汚穢

以致自盡例擬絞熊文煬此照出語褻狎亦婦自盡擬流

強暴之虐

冒姦木或他人以此唾笑致羞忿自死

直隸贊皇縣民王四阜保四冒姦郝金隴之妻傅氏未

成寢息後傅氏旌被鄰人王五兒恥笑羞忿自盡將王四

阜保照但經調戲木成木妻以此自盡則或一準擬死王五兒

阜保照但經調戲本婦着念自盡例減一等擬流五五兒
擬杖加枷部議王五兒明知王四阜保冒姦未成輒向傳
氏口出穢言藉端輕薄傳氏之死雖因王四圖姦而起亦
因王五忿激而成王五兒恥辱釀命應即照王四流罪上
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又嘉慶五年上諭云河南省秋
審內劉大海等二十一起皆因語言調戲致本婦着念自
盡乃詳閱本乃情節大率皆陪宿伴等語前後多案如
出一轍豈有各犯調戲之言不謀而合殊無此理嗣後內
外問刑衙門遇有此等案情務將該犯如何用言調戲致
本婦着念莫釋之處詳晰聲叙務得確情毋得稍涉含混

若寔不止于語言調戲任聽不肖官吏刪減情節別經發覺或經朕無訪得寔必將原審及覆勘之員按例懲治决不姑貸欽此

強暴之虐

調姦死
乾隆

不從糾差嚇逼卻引殺妻受刀以

四川民杜林調姦石海山之妻李氏不從被罵遂誣竊

誣以

蓋糾人假差嚇拿李氏向杜林撲毆石海山取刀向杜林

嚇截杜林即將李氏攔推身往後仰致石海山刀刃致傷

李氏脊背殞命李氏雖死於伊夫手內之刀實因杜林逞

兇攔推抵禦所致不應以石海山擬抵駁改將杜林問絞

石海山問杖

強暴之虐

調姦之誣以報私嫌詐援已妻橫毆以死乾隆

湖北民藍庭祿明知藍書文調戲藍廖氏反誣藍正文調姦因挾藍正文爭水微嫌藉圖報復輒將藍正文拴縛勒罰猪牛祭祖復行毆斃非尋常威力制縛拷打致死可叱已死之藍正文係藍庭祿族弟應同凡論藍庭祿應比照悉役誣陷無辜致斃人命以故殺論擬斬候藍書文係藍正文總麻服弟因向廖氏調戲反誣藍正文調姦復幫同拴縛致斃人命應照姦賊事情汚人名節報復私讐例發附近充軍從重改發黑龍江充當苦差

騙盜之害

騙取人銀兩使共人急急自死

嘉慶

廣東廣寧縣民黎亞石誑騙總麻表兄鄧敬譽銀六兩以致情急自縊將黎亞石照事主失財窘迫自盡比照因姦釀命例杖一百徒三年

騙盜之害

騙取人牛隻使其人急盡自死

乾隆

直隸塩山縣民高六誑騙劉存讓牛隻以致劉存讓窘迫自盡查高六誑騙應照誑騙律准竊盜論罪劉存讓被誑自盡將高六比照竊盜逃走事主倉皇追捕自盡者照因姦釀命例杖一百徒三年

騙盜之害

糾黨搶牛遂殺幼童二命

嘉慶

廣西省桂平縣民韋亞應等謀死幼童凌阿滿王程養二

命將韋亞應照圖財害命未得財殺人為首者擬斬監候
方亞十韋亞長照為從加擬絞監候一本同屬按律辦理
但核其情節方亞十瞥見幼童凌阿滿王程養趕牛七
隻在地收草欲行搶牛賣賊因素與凌阿滿認識恐伊回
報事主告發不敢動手韋亞應上前搶奪牛隻經凌阿滿
等攔阻韋亞應即起意致死滅口與方亞十韋亞長將凌
阿滿按地搭喉立時斃命棄屍河內後因王程養哭喊方
亞十韋亞應先後用刀砍傷致王程養越日殞命韋亞應
正欲牽牛適有黃學超趨視該犯等隨各逃散役時因係
牛隻是以不及牽去若係銀錢包裹易于擄取之件雖經

黃學超趨視該犯等亦必搶去俵分不應以未經得財科
斷此等入犯定擬監候將來辦理秋審時亦必入于情實
予勾且該犯等起意搶牛輒將十歲以上之幼童先後謀
斃二命情殊殘忍韋亞應改為斬立決方亞十韋亞長著
改為絞立決以照炯戎餘承議欽此

騙盜之害

榜塘偷魚因毆雀致死

乾隆

浙江閩人李麟黃茂均係海船水手腔泊定海兩人同至
內塘扛水黃茂見塘內有魚疑為官塘取網捕魚被塘主
陳貴侯工人陳老二見而奪網詈罵李麟順用江水水棍
向毆陳老二棄網奪棍各持一頭李麟用力一推陳老二

夫廷側跌李璘隨勢仆跌竹棍橫壓陳老二左脅連肋傷
重殞命查海外塘魚李璘疑為公物即行網取與白日竊
取內地無人看守之物不同應以凡鬪論將李璘擬絞候

騙盜之害

備資不遂糾黨共謀殺一家三命

乾

廣西遷江縣民黃三斤挾嫌糾夥常收容常時活黃特爭
圖竊肥伯黃國振家財物謀竊時黃三斤聲言如破識破
即將黃國振殺死各犯允從嗣黃三斤常時容入室行竊
常時活黃特爭在外瞭望事主喊叫黃三斤常時容將黃
國振與妻及子一并殺害一案將黃三斤常時容依殺一
家三人首從律擬以凌遲斬決聲明韋時活黃特爭于黃

三尸殺死事主妻子時既不知曉其殺死事主之時又不
在場加功均依圖財害命從而不加功例擬斬監候部議
除黃三尸照擬凌遲外查常時容常時活黃時爭于黃三
尸預謀殺害黃國振之時亦屬同謀迨黃三尸踢倒黃國
振之後常時容幫毆致斃並將事主之妻砍死常時活黃時
爭惟未在场加功但殺死事主三命之後膽敢入室探
取財物罄劫一空此輩常時容是殺人之強盜而常時活
黃時爭乃謀財害命掠取財物應同強盜論罪事起借貸
不逆慘殺一家三命致令絕嗣自不便照尋常謀害及一
人一命之例分別加功不加功定擬常時容應改照強盜

殺人斬決梟示例帝時活黃特爭俱應改照謀則害命殺人後掠取家財同強盜已行得財皆斬例

騙盜之害

隋友遺託盜券奪屋致二子自死

乾

甘肅民林中華受已故友李鴻之託代理家務來間將舊時所典與李鴻之屋契抽匿遂向李鴻之子李仲娃李進玉逼出房屋仲娃等檢契無獲畏其兇惡貪念交迫均各自盡非尋常威逼可比遵奉時旨將林中華即行正法並查明產業給與李仲娃之子如李仲娃無子即給其近支親屬並查林中華子嗣內再將一人擬絞候入于情寔

騙盜之害

騙財過期殺財主入刑其本

乾隆

河南民楊鳳來因劉玉樹託其覓親騙其定娶周姓寡婦
先後誑取銀錢訂期過門至期楊鳳來追尋劉玉樹知必
敗露慮其控究將楊鳳來謀害致死到衣花用查劉玉樹
始因騙財而謀命繼復謀命而取財其險惡陰謀始終為
財起見不應依謀殺人問擬圖財害命律斬決

騙盜之害

索債相聞迎頭勢偶觸其顛

乾隆

河南民周林遠至張有義家索欠西相吵嚷周林遠上前
欲毆張有義手推周林遠出外閉門相拒不期周林遠低
頭撞進西相迎湊並傷周林遠頓門倒地身死將張有義
照圖毆殺律絞候

騙盜之害

盜賊被拿縱其親屬毆官差致死 乾

湖北民何正樂因母舅石金榜被州差鎖拿起意打奪邀約伊兄何正坤追趕州差劉林已將石金榜行竊事主姓名告知乃以索票不得藉稱假差將作線之儲應龍置砍死斃即與中路打奪毆打致死無異惟該犯正元等兩人尚非聚眾與其非聚眾照正律註分別辦理之例相符何正樂合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中逐打奪因而殺人律擬斬監候何正坤聽從伊弟前往因令劉林將石金榜開放不允用刀向砍被劉林鐵尺格斷刀柄以致刀尖掉落劃傷頂心與率領家人隨從打奪家人亦曾傷人者以凡人

首從論律依相符何正坤合依因而傷差人者絞為從減
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騙盜之害

庸庸在謀財並有賊伏為官差所誣 乾

直隸差役劉伙明等見討乞庸工之齊明太王王有銀搜
錢向其盤詰知係謀死候自教正犯並起出菜刀一把京
錢二千五百文等因查候自教被搜原贓係十兩八錢銀
數而在齊明太家搜獲則係京錢二千五百文既據該役
等見齊明太有銀搜錢並不將原銀起獲及搜給何人傳
噶質訊則起獲錢文已難為此案真贓至盛銀搭色據齊
明太供稱殺死之後向侯自教腰間解取查候自教在家

住宿所銀搭包何處不可藏收乃必拴繫睡卧亦屬可疑
况盛銀既有搭包當日如何銷毀並不堆求亦屬疎漏且
菜刀乃日用之具在齊明太家起獲之時罪殺人已四十
餘日據該役報稱尚有血跡而是否係殺人之血及傷痕
果否相符並不詰驗况盛銀搭包齊明太尚知銷毀而殺
人血刀越時已久轉未磨洗埋藏更非情理所有此案賊
據既屬懸虛訊鞠更未詳細若僅據自認供詞為憑不無
捕役拷逼藉端銷案情弊事關立決二命未便草率完結
應令該督另委賢員務將此案賊據詳審明確按擬具題
到日再議

騙盜之害受盜賊不用免共盜同謀 乾隆

江蘇民艮戶陳佳啓圖財謀害張祥林等二命水手石坤伯先未同謀臨時亦不在場陳佳啓將賊誣分共石坤伯以塞口石坤伯慮被生疑收回封貯三年後事發呈繳查謀殺人因以得財律同強盜案內知而不首或行劫後衆盜分共贓物以塞其口者例照知強竊盜後分贓科斷至圖財謀命固重得財尤重同謀例內預謀圖財之犯因原律不分首從皆斬故又推廣其意定為差等今石坤伯如果貪得財物水手窮人早經施買茲封則三年事發呈繳跡其不願得財之心正係竊無同謀之據應照知情不

首律杖一百發落

騙盜之害

索雇成不遂將主兒殺死

嘉慶

奉上諭殺幼孩之正兇覃老五問擬斬決請旨一摺此案

戴或代雇覃老五共伊兄戴魁家做工

於合伊家役

覃老五屢

向戴或索添工錢未遂被毆不甘即起意將戴氏三歲幼

子戴老紅殺害情殊殘毒該撫照例將覃老五門擬斬決

罪名尚為允協覃老五著即處斬毋庸再交部議

多命之殲

索積相關殺傷四家男婦二十餘口

河南商邱縣民張景仲因索欠爭鬧殺傷共四等四家男婦二十餘名口將該犯恭請王命凌遲處死仍行帛示訊

無妻子其母發伊犁為奴兄臣解交刑部照例治罪該縣知縣及巡撫以下該管上司俱著交部分別議處

多命之賊

嘉慶水為疑枉殺八家男婦三十五口

鐵保汪志伊奏審明鹽城縣網溺致斃多命兩案各犯分別辦理一摺此案葛云以該莊堤岸被淹適見東台縣民人顏士英等一共八家分駕小船八隻在堤外拔草疑係挖堤洩水聲言捉拿送官令眾人將顏士英等用繩網住顏士英等不服同聲辱罵葛云又慮及經官審明放回日後必受報復遂起意糾眾將顏士英等男婦三十五名一並溺斃又周謨田因于三旺莊堆貯稻谷正在桃谷止岸

適見高陸州民人蔣滋等十人分坐五舡到被停泊疑係
挖堤匪舡欲圖搶殺以致爭鬧戕傷一人身死該犯既不
報官又不釋放將蔣滋等九人一並溺死並將戕傷死死
擦棄各等語顏士英將滋等或因被水搗家出外拔草賣
錢度命或因捕魚餬口皆係無辜平人葛云等心疑為匪
因聞知前此朱陳聖陳學聖有將外來人舡蓋行沈溺之
案輒敢時強効尤糾衆網溺多命情節甚屬可惡除周謨
田武定國嚴緒朱文魁等四犯業經該督于審明后恭請
王命正法共先經病故應行剉屍之葛云一並梟示外所
有為從加功擬斬立決之施大禿子胡大解子周明如周

典等四犯俱著即處斬不必再交部議至已革署鹽城縣
試用知縣陸樹英身膺民社屬村庄迭次報有此等兇
徒慘斃多命重案總由平日全不留心化導所致擬以杖
徒尚覺輕縱陸樹英著該生伊犁効力示儆餘著刑部核
擬

多命之殲 兩家之聞互相毆殺此一波三

嘉慶

刑部議駁浙撫阮元仙居縣民林道愷林谷印聽從林日
青糾毆截傷張釋元張大和身死一案將林道愷林谷印
均應擬絞監候並聲明原謀林日青罪應擬流業已監斃
例得準其抵命現在監斃之原謀阮元手林道愷之胞兄

一家之中既有死于獄者林道愷似可照原謀免減聽候
部議本部查此案林道愷林谷印雖各斃一命而林日青
則同一原謀若未監斃則林道愷等均屬例應擬抵之犯
在原謀祇從一擬流原謀業已監斃則林道愷等同係
聽從下手之人在兇犯亦應一律減等今該撫以林日青
監斃將林道愷減軍林谷印仍擬絞候不惟一事兩歧且
以原謀監斃擬流之案援引互毆各斃一命之條案情例
義均未允協林道愷林谷印均應改照原謀監斃下手應
絞之人減等擬流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按兩家互毆
各斃一命之案例謂兩家父子姪輩護互毆致有斃命

之人則一命可以一抵若再將行兇之人擬抵則被毆者既死於毆而毆人者又死於法是兩家竟死四人情殊可憫是以量為末減並非凡屬助毆概行減等也

多命之殲

流配之人因姦欲殺至三至四

嘉慶

黑龍江刺配人閔亞錦殺死四命擬以凌遲梟示請旨辦理一摺閱案內情節該犯先于嘉慶間因圖佔房屋砍死林受鳳張公連二命嗣因與崔寡婦之女長有兇通姦于十一年十月內將先與長有兇通姦之林棟砍死又因長有兇嫁與八喜見為妻商量給錢買娶後以措錢短少起意謀殺八喜見情節因屬兇殘該將軍因係在黑龍江地

方犯業此照殺死一家非死罪三人律定擬凌遲請旨所
辦未為允協定例凡殺死三人而非一家者問擬斬決今
說犯雖兇殺三命然究非一家但殺非一時若以犯業在
東三省地方輒即問擬寸磔非惟與定例不符且遇有殺
死實係一家四命之案又將何以加焉況此等橫悍非徒
本係兇死發遣之犯到配後又復滋事兇殺多命該將軍
審明後或即照斬決本例一面正法帛示一面奏聞自無
不可今擬以凌遲而又張奏明請旨定奪奏面徃返有需
時日設該犯此數月內或有病死等事豈不倖逃顯戮足
名為徒嚴而兇犯轉或稽誅漏網亦非誅奸鋤暴之意

奴婢之擅

雇奴上姦主姦殺主擅殺

乾隆

廣西民劉惠槐白契所買僮人私券曰紅契班均廷聞姦

家長之妹劉氏殺劉惠槐致照故殺雇工人律絞候部

駁擅殺原包謀故而言在凡人擅死罪人亦止應開殺論

班均廷係有罪之雇工劉惠槐以家長而擅殺自有家長

毆雇工人致死之正條劉惠槐改擬杖徒按殺當死之

奴擬徒過矣

奴殺部○按云家生奴婢世世子孫皆當永通買

曰契雇工

奴婢之擅

通姦殺兄之婢因毆致死

嘉慶

山東郯城縣民張五與無服族兄之婢女春姐通姦因春

姐被主母打罵欲逃故憚縣母不識路徑哭懇張五願
送張五不允爭毆適傷致斃查毆死族中奴婢例止滿流
係指平人而言此案張五素與管姐通姦自失良賤名分
應以凡聞論絞候按張五既有情好必無殺心邂逅之斃
何至絞矣恐差

奴婢之擅

毆傷族兄之奴同傷致死

乾隆

直隸豐潤縣民陳春之高祖陳旺庭契買張文和之祖為
僕嗣陳王庭分家將張文和撥與房產另住並未給還
契後陳春將張文和毆傷身死查張旺庭雖未指定張文
和分與何房為僕而陳春繼麻服兄陳永祖家奴僕陳春

係陳永祖總麻服亭合依毆內外總麻親之奴僕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按此新買之奴亦以分財矣直下之孫亦從祖役矣

師弟之殺

僧師通姦僧母殺僧斃死

乾惟

江蘇上海縣僧人得見因師僧文照與其母張王氏通姦留住任在廟徑僧得見將伊母勸回僧文照復肆行辱罵僧得見一時忿激搗取柴芥疊砍斃命該撫將僧得見依親屬捉姦非登時殺死姦夫例擬以絞候援引亦為失當經刑部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雖屬照例辦理但張王氏與僧文照通姦徑僧得見禁阻不止詞經留宿在廟後僧

得見屢次告勸乃始回家僧得見心懷忿激欲控官究治
又恐連累其母是僧得見頗有愛母之心而其母淫賊反
無顧子之意追僧文照見將伊母勸回復行詈罵並聲言
將來接伊母長在廟內不怕不依是僧文照既姦其母又
復凌虐其徒更何有師徒之分僧得見情急難堪用各向
僧文照連砍斃命實屬出于義忿其情甚為可憫此案而
問擬絞候則淫兇者罔知顧忌義忿者無以自伸此案于
情于法殊未久協僧得見著交刑部改照秋審可矜之例
減等發落餘依議欽此

師弟之校

僧徒未受經教毆師至死

乾隆

四川僧人性智和
海順為徒今其在寺幫做由工並未教習經典嗣海順毆傷性智身死一葉查性知和
海順為徒僅存寺幫工並未親承經教應同凡論擬絞

師弟之核

幼年習學近棄院壯毆死同論
下或學戲與不和百工同論

雍正乾隆

福建人趙可成
毆傷陳觀榮身死查趙可成于九歲時從學陳觀榮三月後祖即改業目不識丁應以凡論又曰
崔典人學戲立有年限被師毆斃係教歌賤技共百工技藝不同仍照凡關擬絞

邪妄之誅

採生折割誘取幼童煮炙致死

乾隆

江蘇民沈鳴皋既創掘殯屍給顧景文煉熬合藥復為拜

師求術得受孩方即自覓孩屍煉賣是顧景文採割之術
該犯業已習成但未得生人以行其折割或已行而未敗
露耳該撫僅照傳習邪術例擬絞實屬情重法輕李元芳
明知顧景文欲用活孩合藥託伊尋覓該犯即誘取徐唯
恒之子親手送文以致活遭煮炙是幼孩實由該犯而死
情罪較幫同煮炙更重乃照謀殺不加功擬流改遣充屬
輕縱駁改將潘鳴皋李元芳均依採生折割為從加功律
斬立決

邪妄之誅身患麻瘋囑取人膽剖腹致死

乾隆

廣東香山縣民劉公岳染患麻瘋有方醫魯言人膽製米

可以愈疾劉公岳轉向劉瑞徵提及嗣劉瑞徵圖騙向劉公岳捏稱現有膽米詢其出價若干劉公岳知其誑已聲稱如果有效願出銀一百二十兩而劉瑞徵即思謀取人膽遂將阮亞珠部腹檢膽無獲阮亞珠越二日殞命將劉瑞徵依採生折割律凌遲處死劉公岳比例擬徒且題部議乾隆十年十二月內吏部會同本部議覆安徽按察使奏採生折割疑內買藥之人審撫合夥情事但知其來歷又復用價收買者比照勾引來歷不明窩藏竊盜例發邊遠充軍奏準在案今劉瑞徵之肆敢採割寔出該犯之許價欲買應如該撫所題劉公岳應比照此例減一等杖一百

徒三年已成篤疾照律收贖

邪妄之誅

愚民謂塚中屍為旱魃掘出燒毀

嘉慶

上諭昨據鈇保奏審擬高密縣李詔廷具控仲二等毀稱伊父屍成旱魃糾衆刨墳將屍燒毀一案已批交刑部核擬具奏矣旱魃之名見于大頤後世稗官相乘遂以為僵屍歲久即成旱魃其說本屬不經而鄉曲小民惑于傳播之言每有刨墳燒毀之事即如此案仲二等與李詔廷並無仇隙只因時廟亢旱見伊父李憲德墳土潮潤疑為屍成旱魃迨至糾衆刨墳釣出屍身以其皮肉未腐輒稱寔係旱魃相率擊斃燒毀墳節殊為慘酷大曠乃係天行豈

朽骨殘骸所能為虐而蚩氓無識妄謂除魁遂可弭災若不嚴設例禁任聽鄉愚擊打甚至不肖匪徒挾仇殘忍干風俗人心大有關係該部悉心酌核嗣後遇有此等罔指旱魃剗墳燒屍之案即應照開棺見屍律分別首從科罪

私和之禁遭二弟相殺其兄共妻匿告

乾隆

湖南民何應典毆死胞兄何應龍長兄何學章主使匿報未便照期親卑幼被殺尊長私和律科斷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妻曹氏聽徒夫兄主使匿報依夫為人殺私和律杖徒杖贖○又曰毆死胞兄其母主使私和匿報律得容隱屍妻迫於姑命免議保鄰俱照知人謀害他人不首告

律杖一百○按何學章曹氏之罪恐皆不應至此

私和之禁

殺一家三命保正甲長匿告

乾隆

湖南民楊明魁殺死一家三命私和匿報保甲雖訊無受賄情弊但以三命重案任其私理諱匿幾至重犯漏網法難寬貸保正陳為主首先止此照故縱與同罪至死減一等漏沉甲長朱維周扶同聽從再減一等滿徒

辜限之展

金刃砍傷死在百日之外

乾隆

安徽阜陽縣民李四用刀砍落郭名右臂復疊砍多傷死在百日以外依律只科傷罪等因查李四因挾郭名屢次尋鬧之嫌邀同房洛東郭名睡熟用刀將伊右手砍落房

洛復砍傷其左腿如果止欲砍傷業已砍落其手儘可快
其私心何以疊砍不已併將喊救之李狗砍傷頸有預謀
殺害之心賅經審出謀殺寔情聲明郭名雖死越百日未
便照保辜死于正餘限外定擬將李四改依謀殺律擬斬
監候

辜限之徒

鐵器毆傷不用刃傷之限

乳盜

真隸民張崇用鐵車串毆傷張雲騰越二十九日零二時
身死總督題照刃傷扣限經刑部更正復議通行○部議
查保辜扣限有以金共刃同扣三十日者亦有以重器並為他
物扣限二十日者臣部雖隨事更正總未畫一臣等請

嗣後鬪毆令承審官確驗傷痕如實以刃傷人應扣限三十日若雖持金鐵等器未曾用刃俱依他物毆人成傷扣限二十日奉旨依議

冷腹欲傷其左腹如欲其欲傳業已欲落其手儘可
其心何以要欲不已將將欲救之事均欲傷頭有願
救之心腹經書出謀逆是謂聲明郭名雖死越言曰不
便照得事既于正條限外定擬將李四改依謀殺律擬斬
監候下獄行中書省刑部何所擬擬斬一
事據之使臣等據稱李四係人謀殺
具保民衆常用鐵車中欲傷張雲鵬越十九日第二時
刑二十日自奉旨殺斃不復經刑部更正後據題行
十日該縣計金海等器未曾保人具報
兩對關通令各當會取總辦來咬實心
臣等入書叶斯三



